魯齋集

附錄補遺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魯齋集

附錄補遺

(二)

王柏撰

魯齋集卷之五

跋道統錄

立天道者陰陽也立地道者剛柔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天地之道統乎聖人以仁義設教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所以繼絕學而開太平此則聖人之道統也道統之名不見于古而起於近世程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統之不傳所以憂患天下後世也深矣昔陳君平甫請于張宣公本末綱目書其遺意將十四聖人槩爲作傳而國朝濂溪河南橫渠諸先生附焉洙泗門人至兩漢而下及程門諸賢凡有見於道有功於聖門者各隨所得表出著成一書宣公遜謝不克堪曰若裒類聖賢之言行聚而觀之斯可矣雖有是言而未有是書也後幾百年天台王峯車君始成是書理其緒而分之比其類而合之曰大原者統之體也曰明訓者統之用也曰分紀者統之序也有經焉有傳焉有史焉可謂善繼朱張二先生之志而述其事者也嗚嘻偉哉書乎所以閑先聖之道而大一統也矣使近理而亂眞者不敢與於斯云

跋麗澤遺文錄後

遜齋昔嘗羨里之藏書母夫人欣然出簏珥爲致書費曰吾家非窮空特欲汝曹異時見此不忘吾此意東萊先生常誌此語於墓今觀麗澤手書遺文密扎細字粲然於緣督書卷者幾百年矣豈非先生嘉其

母子之志以成人之美者乎子子孫孫猶不可忘此意也拜手敬觀書其後以歸之

跋季兄大學編

大學之編明白整潔悉落窠臼非用工深者未易到予交季君之日淺觀其辭氣宜未稱此編者何其善於韜晦也爲之驚異且自媿知人之難性翁問曾見小學否實言外之教云

跋張魏公憂居帖

予每觀魏國張忠獻公之行狀見其一再奏疏於謫居二十年之後寢苫枕塊之時忠孝之誠眞足以立天地之心壯綱常之本未嘗不爲之泣下高宗皇帝初不以爲忤而逆檜之餘孽未殄羣吠喧豗而公復貶矣又未嘗不爲憤恨今觀公憂居三帖正此時之筆也讀其幸教使不悖孝道之情又足以想其篤厚淵至之素心此又忠孝之本也未知此帖所與者何人而能問公之安否於憂危可畏之時信賢矣哉考其歲月則紹興乙亥之夏至今寶祐甲寅正及百年吁綿竹之塋域何在今方兵連禍結其存亡未可知而公之後復冥漠而不振讀公之帖者必有感於今昔者矣嗚呼悲夫

寶晉小楷跋

寶祐丙辰元夕後五日邵君出示米南宮小字詩稿一册再三囑予爲之序予不善書何足以知此寶晉之字然滿天下而小楷不多見濃墨大書以逞其逸邁奇傀之勢是其長也人亦以是愛之至於蠅頭細

字而閒暇平安篇什雖多而始終如一何此老之不憚煩也非故態時露一斑幾不能辨靜軒先生所指其精神風格亦正在故態中若夫收藏跌宕之氣運功於毫芒如觀魚紫硯間而甲胄森然如走馬蟻封內而動中規矩此寶晉之異事而予之所獨愛也邵君又言其所自來得於米氏之子孫此固其家藏之物無疑子孫不能保而他人是保此不足深怪政不必子孫保而得他人常保之乃所以爲可貴也邵君力學自好其所保者何止此哉予將次第而請觀焉

題九老圖跋

唐有洛陽九老圖傳于世久矣我朝洛之諸公繼者凡三其二圖形於普明僧舍蓋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又集于韓富公之第凡十有一人問形于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圖此則普明之本亦九人對奕者文潞公司馬溫公觀者富鄭公舞者趙公正南諱丙回視持書人則王公君貺諱拱辰也餘則忘其姓名矣此乃花溪胡氏表所摹當時已悞書棋局爲戲笑今四十餘年憂患熏心笑不上於眉端欲如往時不可得而此書亦復流落廢棄於道左見之惻然收而表襫之書其本末于後時展玩以自警後之觀者亦有感於予言者乎

題賈菊徑龍眠馬圖

龍眠之馬皆少年之筆也初龍眠好畫馬圖馬所在至忘食縱觀神遊於羣馬變態之中有一僧語之曰

觀君胸中無非馬者得無與之俱化乎龍眠大懼始絕筆故曰龍眠之馬皆少年之筆也人寶龍眠之馬正犯其所甚懼者矣昔有名僧獨愛養鷹與馬人問之曰獨愛其峯神峻聳耳雖所愛異於人是亦著物也菊逕世事佛敢以二事告之

跋蘇滄浪二詩眞蹟

老米評公之字以五陵年少方之亦太貶矣觀其神韻意度終非南渡後人所及三復二詩尙想幅巾小舟灑然滄浪之上其人遠矣墨猶新也悲夫

題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文以氣爲主古有是言也文以理爲主近世儒者嘗言之李漢曰文者貫道之器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而體用倒置不知也必如周子曰文者所以載道也而后精確不可易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氣者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不可見必有形而下者爲之體焉故氣亦道也如是之文始有正氣氣雖正也體各不同體雖多端而不害其爲正氣足矣蓋氣不正不足以傳遠學者要當以知道爲先養氣爲助道苟明矣而氣不充不過失之弱耳道苟不明氣雖壯亦邪氣而已虛氣而已否則客氣而已不可謂載道之文也吁若蟠浦先生王公之文亦可謂得其正氣者乎予學也晚未及識公而予之族姪偪少嘗師之爲予言公之學頗詳公嘗客諸侯於邊郡數經捨攘之變而能相與備禦計畫精密拊定反側勇往直前眞當

世有用之才卒不與時偶歸而講道枌社莫不嚮慕固已起敬日久一日得公碧霞之集窮日夜而讀之其詩清麗閒雅其文典瞻有法度於縗絰中得其精實之味尤恨其不得識公而相與從事於斯也又恨其銓次未約猶以半年之作雜於其中貴多不貴精後世文集之通患若攷其後先因得其進學之序亦在乎人善觀之而已某不揆荒淺有感公之文而著其正氣之說于后云

跋唐侍御家問

侍御唐公清德勁操吾鄉之典刑自幼知所敬仰今始獲拜觀公之家書於敦厚謙和之中有剛毅不撓之意言行相顧表裏如一藹然見於家庭父子間之眞情誠之不可掩如此夫當孝皇嗣服之初厲精求治從諫如流公於是時以敢言受上知被親擢諫行言聽宜也公已逆憂其甚難何哉今百年矣其難易視昔又果何如也有能如公忘私徇國先辦一去亦何難之足云於乎九京莫作感今懷古使人掩卷太息實之能繼世科又能刻苦自勵是豈特顯揚其先烈而已其有關於世道者甚大也不知僭而題于后

跋武昌解氏善居圖

天地間所可大恨者氣運之不齊也天理固未嘗須臾亡天理之亡此氣昏之也自陽明一染於陰濁氤氳轇轕而陽明不得以自全矣於陰濁之中而陽明湛然不雜者實不易遇故清淳精一之會鍾而爲大聖大賢或千百年而一得是天地之間氣也以大舜之聖而頑嚚象均不能同德於一家而管蔡之愚不

率德於周魯封胡之間。於聖賢之外。求其世世一德相傳之久。固無是事也。無是事。則不敢輕責天下之人。故先王之教。厚人倫美風俗者。所以不可一日廢也。武昌解氏。去聖賢固遠矣。而能獨得夫淳厚之氣。所鍾者衆。所傳者遠。隱然仁義之遺風。豈人力所致哉。是亦間氣也歟。若謂其不識字。故能全其天。此有激之云。以愧世間識字者可也。不然。先王之教。詩書之澤。豈敗人倫壞風俗之物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夫子之所大惡也。草巢趙君之圖此也。知先王之教。不可一日廢。所以示化民成俗之方。借解氏事以興起感發人之良心善性。其旨深矣。若欲以此表章解氏。政非其所願也。使其知表章之爲榮。則解氏淳厚之氣漓矣。因有感而書于后。

跋趙宰先天圖

嘗讀康節之詩曰。皇王帝伯經褒貶。雪月風花未品題。蓋直欲以是爲勳業。爲事權。比方聖經。爲古人之缺典。先王之詩。未易觀也。朱子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草巢之爲編。已於花草上見造化。更能敲出經世骨髓。使天下之民。皆擊壤而歌之。豈不幸歟。

跋邵絜矩詩

自詩之六義不明。而後世始傷於太巧。詩益巧而正氣益漓。不復有寬厚温柔之教矣。近世論作詩者須有夙標。有記魄。有吟骨。有遠心。然後陶咏諷誦。卽聲成文。脫然穎悟。吁。美則美矣。是非所以言古人之詩

也。三百五篇之作。雖有出於閭巷小夫。幽閨女子之口。而亦自有以得吟咏情性之正者。豈必刻苦用心於琢句鍊字之工哉。景定辛酉之秋。始獲拜觀絜矩邵公之詩卷。其參朱子之考亭也。題五夫墾田詩云。足見山深俗轉淳。可容鉏處盡耕耘。膏腴萬里長淮闊。何日耕桑得似閩。新篁有句云。芽節扶踈生意足。要從此處見天然。詞平則眞力見。音澹則古意完。是猶不失詩之正氣。於此可以觀世變矣。橫渠曰。置心平易始知詩。此難與今之詩人言也。率爾題于後而歸之。

古易跋

詩書厄于秦火。而易幸存。猶不免殺雜於諸儒之手。分經合傳。干亂舊章。使後世不得見三聖人之全書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東萊呂子慨然復古。定晁氏刋補離合之未安。而十二篇之易。粲然復完於垂沒之年。紫陽子朱子深所嘉嘆。於是本義規櫽一循其序。四經流布。復爲之首。顧婺爲子呂子講道之邦。反缺是書。某竊病焉。往歲因分麗澤之席。亟命工鋟梓。既成。辱北山先生何子恭父爲序于後。易道之淵源。經傳之因革。殆無餘蘊。念是書攷覈之精。辨析之詳。疏其羨文缺字之相承。訂其分章絕句之或異。精神粹密。盡在音訓。不敢以既退而累後人。越明年。遂用紫陽書堂本足成之。敬識其歲月云。

跋昌黎文粹

右韓文三十有四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所選。以惠後學。觀其體致氣韻。議論規櫽。可謂出乎其類。拔

乎其萃者也。程夫子謂韓子之學華。朱子謂其做開雜文字多。故曰華。然亦有些本領。大節目處不錯。有七八分見識。氣象正大。又曰。韓文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卻自純粹成體。無破綻。又曰。韓文雖千變萬化。卻無心變。只是不曾踐履玩味。不見到精微細密。此學者不可不知。若以之資筆端發越義理。可也。摹倣其所爲。則非朱子教人之意云。

跋歐曾文粹 ㄆ

右歐陽文忠公、南豐曾舍人文粹。合上下兩集六卷。凡四十有二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之所選。觀其擇之之精。信非佗人目力所能到。抑又嘗聞朱子取文字之法。文勝而義理乖僻者。不取。贊邪害正者。文辭雖工不取。釋老文字。須如歐陽公登眞觀記、曾南豐仙都觀記、萊園記之屬。乃可入。此可以知其取捨之意矣。又曰。歐陽公文字。敷腴温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又曰。南豐文字說通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曾所以不及歐。是紆徐曲折處。又曰。文字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尋常字。自蘇東坡文出。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處。只就小處起議論。此皆朱子論文之法。學者不可不知。因併識之云。

書仰觀圖後

昔在帝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昏見之星。定四時之中。其義審矣。聖人創法之初。亦立凡例。欲後人

推而通之。蓋舉其中氣。則孟季可以類見。此南面之占法也。於是帝舜又北面而占之。以昏見斗杓之所指。以齊七政。只一句而四時十有二月。月有三旬。其占俱備。其法益精。此所以天象之圖。南北各異。不可合而爲一也。後人又分二十八宿。定爲四方。按以四時。往往穿鑿而不得其說。蓋地之體方。故可以東南西北而定。天之體圓。動靜無端。運行無始。何以截然命之曰此爲東方之星。此爲西方之星乎。月令占以昏旦。比堯時可謂又審。姑以仲春言之。日月會于奎。此降婁之次也。昏弧中旦。建星中弧。則輿鬼是爲鶉首之次。建在斗上。是爲星紀之次。以何爲東方星乎。古人未有以夜半占者。苟能常於子初考定。則春九十日之星次第而見。是爲東方之星也。他時亦然。間嘗推之。古今歷法。莫難於度數之一。黃道之分二事定。則推步不差矣。予嘗有歷議、歲差議、象氣議凡三篇。當綴於此圖之後。丁巳夏。蘭江金吉父與希夷姪孫夜觀天文。辨星象。求其圖之善。未有如此本之精者。因手摹之。併題其說于後云。

跋東郡得朱子帖

考亭設教。多士景從。登門而問者。類錄其語。修書而問者。則條其目。然記錄易差。手畢無失也。吾鄉如月林潘公之子端叔、恭叔、半山潘公之子文叔。皆在弟子列。尺牘條答。見于文集者。文叔公獨少。止書三答而已。此卷所有者皆在焉。最後一書。則此卷無也。僕每讀到悠悠度日。永不到眞實地頭。光陰可惜。既以自嘆。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未嘗不聳然流汗。子孫不能保愛。流落於人間固多矣。苟能於言下

省悟亦不異於及門也觀者其毋忽

跋曹昌谷紱荊門遺事

開禧初姦臣柄國啓釁開邊一時附和者栲然無遠略無一事不欺誕也何止荊門城築之事而已不有諸賢峙柱激湍以去就爭國勢其危哉昌谷曹公亦有感於漢陽之辨故書之爲甚力此實有關乎邊備之大計豈一家之私寶乎後四十有七年監丞都運葉公之英嗣由庚示其友人王某謹拜手識于卷後

實之蓋公之字云

跋字韻

鍾鼎甌釜槃彝尊爵之款識罕傳于後世而籀篆寂寥六義荒墜斯變小篆邈變隸書二人雖同時而斯猶有所宗也邈則無復絲毫籀法矣隸轉而楷楷轉而行行轉而草行已不莊草尤放蕩世變所趨滔厚漸喪可勝言哉楷書首以元常稱惟江左諸賢頗得之至隋唐其法漸壞歐虞褚薛顏柳諸公皆不能逮也今之學者不能推其原以復乎古乃欲眩其詭以揚其波蓋部分偏旁俱壞於能書者之手取妍好異惑亦甚矣後有作者必將以六義正之偶見屏巖上人集字韻而有感遂識于後

書先君遺獨善汪公帖後

先君少有大志中年慨然以單騎遊荊楚入武當幕雖國家和好方堅無以經營謀略亦徧歷邊徼弔春

秋戰國之遺跡。訪靖康建炎之逸事。如地理之近遠。形勢之險隘。虜情之隱微。邊防之踈密。如指諸掌。見於簡册。形于書問者多矣。某幼罹荼毒。不能搜訪。僅得此一帖。大略可見。今正恨襄樊失守。人物耿然。蓋於安平無事時。士大夫念慮不及此。一旦事變之來。莫不束手無策。作此帖時。實慶元己未。距今七十有五年矣。感今昔之盛衰。爲之永嘅。深慮散逸。略加整固。附于先訓之後云。

跋史君梁公帖

公諱安世。括蒼人。公之大父。家頗富。教子讀書甚銳。一日有劍客過門。忽令諸子棄所業而學焉。莫不怪駭。久之。睦寇大作。諸郡殘破。獨梁氏率鄉人共保。一出與之戰。屢捷。卒全一鄉。賊既平。復命諸子讀書。公遂登第。仕至郎官。南澗韓公銘其大父之墓云。先君句稽青田。登公之門。亦以先契。故以行第稱先君。系之以賢契友。則其齒德俱尊矣。餘此五帖。亦見其相與之眞情。近因朋舊以問其家世。似亦不振云。

跋麗澤諸友帖

昔東萊先生呂成公。講道于金華。四方學子。雲合而影從。雖儒宗文匠。落落相望。亦莫不折官位。抑輩行。願就弟子列。況止齋□□年實過之。固心悅而誠服。非貌敬而面從。得時止齋與大愚之帖。謂哭□中先生。其言不可誣也。白石不及登成公之門。而師止齋。止齋既爲成公門人。則白石行輩又降一等。其後作文。但欲尊其師而與成公竝稱。幾於無忌憚。由是橘坡王公力辨之。所以正人倫之分。厲風俗之偸也。古

人於行輩最嚴於師弟子爲尤重蓋人生三事師與君父一讀昌黎之師說則知所師者道也而不計年之前後此於長幼之序竝行而不相悖者乎近世無求道之實心而好人之諛已也先生之稱交口相悅心實不然不以爲非亦不以爲恥於是先生二字輕於一羽矣可勝嘆哉水心之帖致問同門諸友於叔度獨稱曰丈以其年德之最尊餘皆兄之如曰德章公謹仲益憲甫温仲日強敬仲伯廣叔昌仲謀凡十人情義繾綣且恨不得長相從也師門之敬亦篤矣

跋陳鄭答問目

亡友汪君元思諱開之條問二公之目有二公親筆答于其後元思蚤亡遺書存者百無一二其父死始得此二卷於塵網中予平生視元思也深有愧焉元思未離小學即罹家難蹤跡茫昧不可尋意其必至流落矣丁亥之冬忽得其詩二首驚喜過望然後知其寓止予往訪之於循理廣教寺之門側大布之衣襲之以紙栖栖一室文集數種在几議論確然有守一掃世俗輕浮纏繞之習自是招其入城府尋再世之契予賴其切磋之益甚多同志翕然願與之交君又能敍先世師友之舊徧求當時名公而參請焉如船山楊公克齋陳公毅齋徐公直齋錢公皆嘗叩問或登其門或拜其書劬劬不倦後遂得壻于撝堂劉公之門晚又遇三山鄭公存齋諱師孟字齊卿專叩通釋之疑甚詳既而鄭公終于郡齋久之元思亦不起疾朋友歛之而欲遂葬焉其父堅不從越十餘年其父死朋友然後得與同窆其父子叩其諸公遺書

俱無有也朋友悼之甚哀予獨思之久而不釋予遂追述其懿行狀而求銘于北山何子恭父以附不朽於北山何先生之集云

跋劉楊二先生帖

撝堂提孟子將以二字大有餘味昔猶未悟今始知之二先生雖皆登考亭之門而未相識也撝堂爲予作魯齋銘船山見之既稱贊弘毅之說而病孟軻秋殺之一語謂撝堂之婿汪君元思曰不若改作孟兼秋殺撝堂亦嘆服其言而未及親改朋友切磋一字不放過義當如是其餘帖亦皆鞭辟予者甚至且循循善誘不激不隨尤拳拳以看語錄爲囑意極忱篤每觀衆帖如日侍杖屨於滄浪之上歲月遒駛今四十年矣予亦垂垂暮景學且不進有負深期不勝愧嘆皆前卷所遺今共爲一軸以識吾過

跋蜀帖

嘉定初鶴山魏公首請周程之謚其發天理正人心所關係蓋甚不淺其後鶴林吳公亦嘗曰河洛輟響斯道荊榛朱先發孤咏於朝陽洞析微義以告後學必羣居相與講明而求爲至當之歸二公皆西州之士而學得其正如此予每愛其文而不得識其人也後乃得識平舟雲山亦西蜀之珍而學皆有源委昔平舟守吾鄉矣每一門必揭二句曰十二時不忘恭敬三萬息皆要和平自修工夫可知也首屈千乘訪予於陋巷既而以厚禮聘予於麗澤後以寓公議論不合而止臨行予請其一講而去公巽謝且恃天時

人事之相符。後招予於上蔡。拳拳留其歸趣。其來始終如一。今亡矣。雲山之父南嶠公。嘗師晏先生弼夫。諱淵。有文集。雲山後卒業饒雙峯諱魯之門。其宰臨海也。惠政藹然。卽以同門見稱。意甚勤篤。既而有位于朝。出守于台。朝廷委以救荒之政。盡瘁而終。上以其廉貧。賑恤之典甚厚。暇日聯二公之帖。以慰高山之仰。烏乎。參井之墟。淪於腥羶。蜀士之落南者。尤恨未盡識也。

右平舟二子。西賓趙曲溪嘗遺至書堂。其姪源爲臨海尉。嘗見訪其族。見山名文仲。尤相予厚。遺子就學齋職。張達善髮。亦蜀人。

跋趙星渚帖

韓昌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顧意氣之何如。曷時日之足究。予嘗爲之言曰。此無他。特一知與不知耳。昔吳公子至鄭。見子產如舊識。卽有縞帶紵衣之交贈。何也。蓋季札知鄭有子產。子產知吳有季札久矣。是以深相孚於未見之前。意交歡於旣見之後。堂下一言。亦先知鄭之有蔑也。坐間少異。亦先知溫之有嘉也。昌黎又曰。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士爲知己者死。吁。此正昌黎之病根也。士之修身立節。爲士者之所當然。知不知在人。何足以嘆遭逢之難哉。聖人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又曰。不見是而無悶。斯豈非學者之大戒。予踽踽陋巷。朋友彫落。言之而莫予聽也。倡之而莫予和也。不敢與世混混相濁。若可慍也。然有尙友古人之

一路。豈不在我。壬戌之秋。忽有軍將打門。傳示天台史君之書。恍不知其何爲。觀其姓名。乃果昔聞於朋友。而欲見而不可得者。蓋招予至上蔡書院之講席。予欣然從之。吾道之將行將廢。予不敢知也。以素慕之人。有相親之機。亦人情之所共樂。然其相與之厚。相敬之眞。亦其理之必然。何者。以知之非一旦傾蓋之比。故應然耳。苟無因以會面。亦不害其爲知也。觀其遺帖可以見其眞情矣。壬申之春。忽聞其訃。予涕泣東望。拜發其誄詞。歸而搜諸遺篋。得其帖爲一卷。時展玩焉。未見其爲死生之間也。

王石潭帖跋

君諱貢。天台人。介特有守。隱居於頑惡之鄉。習俗化焉。不敢爲非。王實翁之創上蔡書堂也。欲求領袖。無策以勉其出。乃置一社倉於其鄉。令鄉人自求一賢士主之。一鄉之人。咸造其家致請。君遂欣然出見實翁。受條約。實翁言其情。懇其將書幣請平舟爲山主。星渚爲堂長。二公皆領略。既復命。卽歸于故棲。不再出矣。後星渚竟代實翁爲郡。乃聘予而至。久之。始具古服。執弟子禮來謁。予敬其氣貌。儼如三代之人物也。自是情相浹洽。吐露心腹無隱。及予將告退也。欲得君綱領一堂。乃具書幣對使者拜發。乃勉強至堂。三兩月而已。及其死。無以斂。門人爭經理其喪。至于葬道有兩岐。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于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曾由逕。不可違其志。聞者歎息曰。有是婦哉。君之德益彰矣。因拾其遺帖幷及之。以爲有志者法。

跋東郡繹山碑

東郡趙公出示繹山碑。俾予綴名其後。此固予之幸也。而未得其說。徐而思之。好古者先當以其人之可尊。次當以其事之可傳。又其次始以其字之可法耳。三者咸無焉。雖古不足貴也。此碑徒以其篆之古也。然登繹山者不見其石。著史記者又無其詞。踪跡茫昧。不可致詰。自唐已有翠木本。徐騎省模唐刻于后。今不可見矣。徐文寶刻于長安者。亦不易宋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正與此本同。自騎省以下又三摹矣。所謂雙鉤者亦隱然可見。趙東郡謂此雖摹傳之餘。然亦自可貴。此言爲不誣云。

古中庸跋

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書。所以開大原。立大本。而承聖緒也。義理精微。而實難於窺測。規模宏遠。而實難於會通。衆說淆雜。面實難於折衷。此子朱子以任其責。而後學亦已春融凍釋矣。惟愚滯之見。常覺其文勢時有斷續。語脉時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問也。一日偶見西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說二篇。顏師古註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亡其一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尚見其初爲二也。合而亂之。其出於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書。未嘗自名其篇目。凡題辭。皆後人之所分識。徒見兩篇之詞義不同。遂從而參伍錯綜。成就其總題已。天賦爲命。人受爲性。所賦所受。本此實理。故中庸二字。爲道之目。未可爲綱。誠明二字。可以爲綱。不可爲目。僕不揆狂僭。爲之隱索取而析之。以類相從。追還舊觀。但見

其綱領純而辨也如此之精條目疏而理也如此之瑩首尾相涵可謂縝密氣脈流通可謂融暢雖各題一性字而其義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來一原其性之所實有雖各提一教字而其旨亦異一以行爲主故曰修道一以知爲主故曰明誠始於天者終於天始於誠者終於誠分限嚴而不雜塗轍一而不差子思子亦可以無遺憾於千載之上矣或曰自漢晉以來諸儒先未嘗疑也至于朱子章分句析研機極深而無間言也子何爲者而勇於妄論乎曰非敢妄也有所證也此書唯哀公問政章交搆爲最深加以王肅貿貿然獨掇此章充塞乎家語之中此先儒之所以不疑也幸有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有四字鄭氏所謂誤重在此者此感人之根乎其論舊章之痕跡尙未磨也其性參之位置尙莫掩也使後世可以指瑕索瘢正其苟合者殆天意也又以班固中庸說二篇五字不列于諸子之上而晦昧於古禮經之末竊意子朱子未必見也或見而未必注思也不然以朱子之精明剛決辭而闢之久矣奚俟於今日哉

跋鄭北山梅花三絕句

詩言志志者事之符也北山公賦梅花三絕豈非平生之筮辭乎劵臺之上宜植十數根林立於翁仲之間使公生氣常伸於嚴冬大雪之中勝於豐珉信後之刻多矣雙巖亦然之

書鄭北山祭吳忠烈廟文後

以書生馭宿將危事也豈虛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讀北山鄭公吳廟之誄使人躍如凜乎壯哉辭也默成先生所謂至矣遠哉尤有餘味然不有英氣鼓舞於灌薦之表警戒豈能竦然於稱贊之中乎嗚呼子房妙於機策士也孔明精於才自用也惟裴晉公謂處置得宜者近之後一百三十年里下士王某傷今思古爲之長太息書于崖碑之後

跋東郡山谷詩軸

右涪翁元豐乙丑在館時答外甥孫莘老之詩氣和而眞力壯音澹而古意完此所以爲高也然世之知公者不過曰老禪曰草聖曰詩派宗祖而已孰能思其名在黨籍艱險百罹蟬蛻南荒而不悔高風勁節凜然千古東郡先生抑亦尚慕其爲人豈徒寶此軸哉幸蚤輟清俸登之堅珉不然則墨必盡剝而迹遂堙微豈不爲博雅之恨乎

跋朱子帖

乾道丁亥秋文公朱先生訪張宣公于長沙道由昭武拜端明黃公中于里第先之以長書其辭前後有曰八月十一日具位朱某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于尙書端明文台座云云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夙昔之願伏惟明公坐而受之使得自進于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某之幸也鄉往之深不自知其越僭敢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廡下以聽可否之命其書見于文集九月

抵長沙此書則在長沙時遺東萊先生呂成公之手筆也故書中首言見端明事稱其德履且自愧淺之爲丈夫時朱子年三十有八其景行前修氣識宏達度越一時至今使人躍然興起嘉定乙亥金華後學王栢受是書於成公門人獨善汪公大度之家寶藏于笥又五十有七年矣嗚呼自三先生之聲教絕響後生小子安識前輩敬老尊賢之禮哉至於辭受之宜儒釋之辨當時朋友切磋之實意典則滿紙義理沛然大有補於世教者後欲併刻石于麗澤書院以退弗果慨流風之日遠懼遺墨之遂銷爲之三太息敬識其不敏於卷末云一百有五中秋某拜手謹書

跋潘竹眞四尖詞

竹眞以扛鼎之筆力游戲題咏張皇幽渺華彩四尖使人畏避不敢逼視正坐山靈水怪不能牢局深拒漏泄一段風雅於二三君子以發鴻音振古之閟而反嚴號令戒堅壁或者疑此意之未廣彼將復命曰今之王公大人所好正不在此請毋過慮

跋滕行父三峽圖

巴峽之險古矣然則西方之險與東方之險與水固無分於東西險則因水之高下南渡恃蜀非恃險也以魏公之倡義二吳之忠武雖有興王之基亦僅僅自保耳數十年來貪風西被蜀產盡而人心離故狂戎以數千騎如騁無人之境今之任蜀果有張吳之才與否則所謂巴峽之險方爲東南之深虞江山如

昔而形勢頓異。不知當路者曾以是爲慮與。因觀圖有感題其後。

朱子詩選跋

先生之詩。見于文集者止十卷。每病其比次失倫。裒定紛錯。無以考其歲月之後先。因以驗其進退之序。首卷雖先生手自刪取名牧齋淨稿。然實少年之作也。今觀遠游一篇。已見其規橅之大。立志之堅。既有以開拓其問學之基矣。其次卷則自同安既歸。受業於延平之後。時年二十有八。自是往返七年。豁然融會貫通。而寄興於吟咏之際。亦往往推原本根。闡究微渺。一歸於義理之正。盡洗詩人嘲弄輕浮之習。其挽延平時。年三十有四。誦其本本存存之句。亦可驗其傳河洛之心矣。南岳唱酬。實乾道丁亥。時年三十有七。齋居感興二十篇。其壬辰癸巳之間乎。凡篇中所述。皆道之大原。事之大義。前人累千萬言而不能彷彿者。今以五言約之。此又詩之最精者。眞所謂自然之奇寶與。南康諸篇。則己亥之後。於是年五十矣。晚年詩不多見。末卷尤不可考。最後題寫眞絕句。去易簀纔一月。其任重道遠之意。凜然於十四字之間。嗚呼。至矣。先生道德學問。爲百世宗師。平生所著述。以幸學者。不爲不多。而學道者不必求之詩。可也。然亦道何往而不寓。今片言隻字。雖出於肆筆脫口之下。皆足以見其精微之蘊。正大之情。凡天道之備于上。人事之淑于下。古今之治亂。師友之淵源。至于忠君愛國之誠心。謹學修己之大要。莫不從容灑落。瑩徹光明。以至山川草木。風雲月露。雖一時之所寄。亦皆氣韻疎越。趣味深永。而其變化闔闢。又皆古人盡

力於誌者。莫能闖其戶牖。亦未必省其爲何等語矣。某又於遠遊、寫眞二詩。獨得其爲學之始終焉。庶幾乎金聲玉振。樂之大成也與。

朱子繫年錄跋

朱子繫年錄者。錄朱子之遺事。而繫之以年也。先生舊有年譜。門人各以意裒集。往往詳其出處者。或略於講學。備其著述者。或缺於事實。殊恨未周。某生也晚。曾不獲侍滄洲之杖履。高山景行。寤寐不忘。近年以來。得先生遺書一二而潛心焉。每月考先生著述之前後。以驗其進德之序。文字缺略。力所未能暇日搜掇。始以其可考者類爲此篇。先之以師友之淵深。次之以致君澤民之事業。而以易簀淵冰之戒終之。故於此三節。特加詳焉。置之凡格。時備參訂。後有可考。又將續之。是亦魯鈍者之拙工。不足爲他人觀也。因識其歲月于后。

德夫弟史斷跋

橫渠張先生曰。觀書且勿觀史。非史之不可觀也。實未易觀也。史未易觀而豈易斷哉。寶鑑明而後妍醜可見。此心明而後是非可決。欲知妍醜。先磨此鑑。欲決是非。先治此心。實要法也。治心之法無他。亦沈潛涵泳乎聖賢經傳之中。收斂齊肅而無放肆馳騖之病。則此心明矣。德夫以少年時史斷見示。遂推其斷史之原本授之。非獨可以斷史也。立身之道。亦不外此。

復齋書目跋

醫家書目者。復齋汪君某之所編也。予嘗聞其說。則知醫道之甚難。昔之聖人。妙參二氣。精度五行。推衰旺生尅之由。辨虛實盈虧之理。著在方册。垂世立教。於是經之以道。緯之以證。樞機乎治法。圖衍其藥石之性。前賢後哲。更相發揮。至近世而益備。世無明師。師書可也。師不常有。書不常存。書之功信大矣。然媒利逐末者。曾不窺見其藩牆。每患其少而不患其多。何也。今復齋驟交扁華。頓悟眞機。契聖規神。袁功撫巧。囊篋氣運。管籥陰陽。艾灼蘭室之精微。金匱玉函之秘要。莫不粃護藻潔。題篆端妍。不忍輕染丹鉛。光生腾笈。明儕似爭求識面。目駭神揚。比天祿石渠之所藏。已五分之四矣。然復齋非世其業。又非有脂腴饒腐之資。而所得乃如此。則其用心之勤。可知也。推是心以往。其不倦於濟人。又可知也。苟或馳騖乎未得之書。荒唐乎已見之旨。滿其廣博。而怠於鑽研。如是則不患其少。而患其多矣。予因跋其後而併箴之云。

跋里積約

右連齋先生葉仲成父里積規約。條畫周密。議論有本。予嘗三復。喟然而嘆曰。田不井授。而比閭之法廢。下無相保相賙之心。上無綱維聯屬之勢。任天牧之責。所以厚同體而共明命者。視之漠然。周官委積。吾不得而見之矣。隋唐義廩。今亦非昔。文公朱先生創社倉之法。猶可以補王政之缺。一時則効者多。而皆

不能得全其始終者蓋不知守其兩言其奏請固曰以鄉之有行義者主之官司不得與後人忽此語而二病交相攻及至於壞譁然詆訾無敢扶持豈知里積之規乃出於僅僅自足之書生蓋其學有淵源清修約己開一鄉無窮之惠可謂仁矣予每誦朱子金華社倉記而有感焉彼以婺之甲戶止輸穀五百石以貸十保之民其惠固以甚狹不數十年其富自若而此倉已廢者何哉詩書之澤不流於子孫而仁義之心已亡烏識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所當損有餘而補不足也視通齋今日之舉固有愧矣恨無朱子大手筆以發揚其師友之訓予不佞敢以一言相之願益詔子孫保守必家學不替則此積常豐必有蔑色而無德色則此積常豐必有敬懼之心而無鄙薄之意則此積常豐將見閭者有所興起而里積徧滿天下不待上之令而周官委積之法復見於後世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孰謂書生無用於世而利澤不及民哉

跋蘇太古書

右禮書敍略一卷永嘉蘇太古所編洞見源委亦間有發明可謂有志於學禮者奈其書亡逸何每思至此未嘗不撫卷太息而有遺恨焉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遽曰周禮盡在魯矣不知當時指何爲周禮況去籍於戰國孟子已不得學諸侯之禮而聞其略以是知周之舊典禮經不待秦燄而亡之亦已久矣河間獻王不知何以得古禮經五十六卷藏于秘府班固既見之乃不登載於八書中遂至於亡

此尤爲之可恨也。今所謂儀禮十七卷。或謂此止載行禮之威儀。亦非禮之正經。朱子然之。況二戴又儀禮之傳乎。若今之所謂六典之書。胡文定父子謂王莽令劉歆撰。雖諸儒先不以爲然。亦以其來歷不明。與周官不合。且孔孟不曾提出語學者。此爲可疑耳。爲今學者之計。既幸有三先生經傳集解。且宜研窮精究。未可遽萌編纂之念。因書鄙見而歸之。

跋北山遺蹟

金華王某受教於北山何先生爲甚深。而所得遺帖爲獨盛。未能一裱褫。今取指南之序。於此卷之首。以其得之爲最先。就正私淑之二跋。則警誨之綱目具在。而古易跋於是終焉。自是不復有所作矣。三跋皆稿也。北山義理滂沛。詞義温潤。奬厲勸勉之意。隱然見謙德之中。如春風無迹。而生意滃然。今一字一畫。不可復得矣。爲之感慨酸楚而書于后。

跋金八行家傳

浮名如潢潦。朝盈而莫涸。實行如黄流。行遠而勢壯。況孝者冠冕百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豈年運滔邁。所能湮沒哉。伏讀純孝先生金公家乘。使人感嘆不已。乾淳之間。習尚忠厚。公論坦明。士修于家。聲聞于外。有好德之心者。莫不起敬愛慕。乃合邑莊人雅士。聯辭聞于郡。郡上于朝。隱然有鄉舉里選之遺風。吁。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不信哉。朝省一時報可。止令長吏存恤。仍復其家。公又不敢安上賜。

且割俸爲義役倡郡太守南澗韓公於是旌其鄉表其里所以共明命奉天職迪彝明倫崇化善俗可謂兩盡公終于慶元丙辰後七十有三年始克祠于學宮嗚呼往者非有勢利之挾也來者非有要譽之求也非有所爲而然也此足以見實行之著于斯人之心者自有不可得而泯也予烏知數百年之後不有移其所以旌于鄉者而旌其邑哉他時會有以證予之言云

跋思成字詞

傳曰禮始於冠其目有二十曰筮日曰筮賓曰宿賓曰爲期曰陳器服曰卽位曰迎賓曰始加曰再加曰三加曰禮冠者曰見母曰字曰賓出曰見兄弟姑姊曰奠摯曰禮賓曰醮曰殺而又有冠義一篇其義尤備今人於禮之始猶不肯行況三百之經三千之義乎朱子家禮已爲節文而立齋之所講行又其節文也然亦足以爲學者倡自是亦間有行之者矣昔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各有訓言次見張老張老善四子之言而繼之以志在子三字今觀北山先生思成之命至矣切矣予亦曰志在子吾子勉之

魯齋集卷之六

靜觀堂記

予之宗人、廬陵史君、平生嗜易、自號玩易老人、晚於所居之西偏、做堂一區、扁曰靜觀、予時得從容於其間、而思得其義、蓋易之道、陰陽動靜、兩端而已、靜而觀萬物之理、是靜涵乎動、動而順萬物之情、是動主乎靜也、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故又曰、非不動不靜也、朱子曰、惟聖人全乎天理、其動也、靜之理未嘗忘、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史君學有淵源、講動靜之理熟矣、觀萬物之情精矣、故出而試郡安吉也、當嘉熙庚子歲、以歉告、禱雨盡其瘁、嘗其用、廣其儲、疎剔獄訟、動卹民隱、凡可自盡者、皆得於理之所當然、惟此郡苗額悉隸上供、歲仰和糴、例責牙儈、是時價日穹、用日窘、轉糴于大家、亦理也、豪猾訴于漕臺、使者嚴止之、告于朝廷、郡曹不恤也、內有兵食之憂、外有餓莩之責、郡復可爲乎、於是再乞祠、三自劾而歸矣、動靜者、進退之機也、進退審、則靜動之見定、可以無媿、淳祐乙巳再守建昌、未兩月、盜發廣昌之管下、蓋頑民蟠據山谷、家植戈矛、平時擅私販之利、生長于寇略、爲患且久矣、一旦因憲司保伍之令太嚴、激其嘯呼、勢漸猖獗、侯亟作運謀、爲捕招並行之計、糾合諸寨、請兵諸司、款賊謀、散徒黨、結內應、利器械、峙糗糧、應變輕轉、疾如風雨、卒能平盜八千之

亟孽無延蔓之禍見于諸公之言者尤可證也有曰侯謂彼衆我寡法當刑之計以取之使之不敢遠離巢穴吾事濟矣此制勝第一機也有曰不動聲色密運籌策張聲勢倡隅總設招誘解脇黨郡賴按堵皆由深沈果斷應接得宜不失事機故也有曰子不聞比歲漳浦之盜乎此其徒也譬之養疽不潰決不止侯能款以計一舉勦之除數歲醞釀之禍根於旬月間四境無相煽以動者功不偉歟夫平寇之策不過招與捕二說招所以捕捕所以招應機者神執方則泥已丑之失必於招也今日之得招而捕也且招且捕不足以相病故也其後鄭公逢辰之秦尤爲慷慨皆未足以得侯之心蓋其靜觀乎世道久矣故能以一靜獨立於羣動之表應倉卒而不懼者此也至於廬陵之功尤爲敏捷始兵鈐挾驕卒刼制郡將一日號呶侯叱之氣讋而退鈐乃密申諸司謂卒爲亂卒知之不平碎其車蓋罵辱之侯聞于朝逐去卒憤平而懼生慮憲司之追捕始謀作亂闔郡惴惴一日刻期縱火伺者密告侯止以夜直之卒出其不意悉擒之天風雷雨以助其威侯人教場施行如法民不知也歸理簿書獄訟如平時人咸服其從容兵鈐竟媒孽以罪罷邦之人士寃之方建靖亂大碑以紀其實作爲歌謠以頌焉寓公歐陽守道爲之序至今人德之凡此三郡之設施皆以靜制動之効觀其動而用者不失其當知其靜觀乎萬物之理豈不精哉侯以靜而觀予獨觀夫靜而有感焉周子通書以蒙艮二卦終之何也山下出泉靜而清所以養其未發之善艮其背者靜而止所以全其已發之善一敬洪矣萬想不搖山光凝而夜月白野水空而庭草翠悠然自

得表裏俱融。此不特靜觀也。而深造乎主靜之地。果能如是。又何事業之不可爲。夫子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其勉之哉。史君名侑。實予之族姪云。

婺州都稅院記

古先聖王。屬意於商賈也厚矣。其制法爲甚詳。其設官爲甚密。以其貿遷有無。爲民生之大利也。故有司市之職。分地以經之。辨物以平之。禁靡以均之。與之行布徵儥止訟。與之除詐去盜斂賒。無所不備。又有質人掌成市之貨賄。有司關達貨賄。以節傳出之。何其慮之深而衞之周也。孟子曰。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治之耳。其後有登龍斷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人以爲賤。故從而征之。蓋紀正商之所自始。非若漢武帝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始稅商賈。以充其欲。此非賤其罔利也。而實利其倍息而已。涼法敝事。一開其源。而終不可窒。然亦通都大邑。燕車楚輦之交馳。江艫海舶之輻輳。征之未以爲虐。取之未以爲苛。猶將僭其詞曰。所以抑末而厚本。居是官者。晨出坐曹。羣賈在列。或色動神喜於萬寶橫陳之時。或朶頤染指於巨貝旅庭之後。一念火熾。百行瓦解。知自愛者。於銓曹不敢輕下願注之筆。以其財利易汙也。惟婺之征官則異於是。地僻而道左。物瑣而利鮮。官寒吏瘠。朝夕盼盼於刀錐之贏。歲額雖輕。而課賦常負。官多虛而吏專責矣。故益不可爲也。按郡乘。都稅務舊在西南二百六十五步。宣和己亥。煨燼之餘。徙于今地。去州西二里一十步。實建炎庚戌也。紹興辛酉。又災。郡太守龍圖周公綱卽新之。嘉定初。又

災。集撰王公棐在郡幕。奉命重創。嘗爲精廨矣。寶慶丁亥。漫塘劉公宰。爲趙君琚作題名記。及征官箴。人多稱誦之。景定庚申。居民不戒。災又及之。咸淳丙寅。侍郎陳公綺。始創屋四楹。於草莽荆棘之場。洞無壁立。不得與閭閻伍。過者愈薄之。越四年。天台侍郎愔堂鄭公之仲子某。不鄙其陋辱。蒞斯職。既至。顧瞻徬徨。不忍周視。愀然太息曰。此實吾之責也。默計事力。蹙蹙靡騁。何所鳩材。何所傭庸。首以後物之費別貯。以立其志。伐廢址大樟。以定其本。繩檢浮蠹。對越實心。以俟其機。果有天幸。修翁大資王公之伯子襯以大理簿來爲員外司馬。君以契家子。受教於修翁之門有年矣。理簿慨然曰。成君之志。非吾其誰。於是請于侍郎趙侯孟傳。願寬其期會。以日額補虧之奇羨。捐以起其役。且自割俸米食之。又以橋梁之餘材佐之。遂得以因其四楹前後。翼之以軒。廳堂門廡。吏舍庖湢。次第而完。且美矣。且歛墻縮地。虛其四旁以防延燎。斧斤斷續。兩年于茲。會其貲凡十有五萬。無一毫及于商賈。皆欣欣然悦。而願藏於市也。君以某有一日過從之雅。乃述其顛末。來徵事記曰。某之先君子。更歷中外幾三十年。屋不足以庇風雨。田不足以贍妻孥。夙夜懼不克紹此清規。貿貿逐祿。貧甚於家。不敢以賤有司弛其責。冒與大役。僥倖有成。何意深刻大書。以述其勞。念廢興歲月。不可以無考。且冀後之來者。增而大之。以蓋吾陋。予竊謂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業。顧吾用心如何耳。鄭君耳濡目染。氷檗之操。不以貧累其心。見義必爲。所以如是之勇。獲乎上。得乎友。天實相之。蓋異時爲仕者。不自重。官與吏爲市。吏與民爲仇。天降其災。屢剝其廬。聖人觀剝之象曰。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萬世爲政之大教也嗣是居者警前日焚毀之慘思今日興復之難原先王恤商賈之心利民生日用之需誠能厚其下必能安其宅云

保甯軍節推廳建造記

惟我國家肇造無一事不爲萬世長久之基乾德間始詔官廨增葺飭造對書新舊官歷其不葺者殿一選至景德三年定爲印紙之日廨宇間數既書其虧損至添蓋則又問配民不配民皆所以防制官吏鞭辟其苟且至詳密也誠如是則官舍常新矣自印紙之式改後人不復見舊制矣官吏之苟日滋官舍之圮日甚咸淳辛未永嘉曹公以宗卿出守東陽郡政成民裕堂宇樓觀次第修葺雄壯藻麗鎮壓溪山氣象偉然心孚義感而幕府亦從而效焉節推趙君某一日訪予於陋巷曰敝廨幸已落成願有以紀其役予以年衰學稿辭而請不置考諸郡乘節度推官廳在州西二十八步他無碑碣而創始之歲月已荒兩監郡之尊前後臨之城隍妥靈於其旁泊職者惴惴不敢肆往往視爲傳舍苟焉支柱而已前推官臧君某懼其廳宇之將壓也嘗新之矣迫於替去而不遑他顧趙君來未久堂室之輪奐粲然兩序之棟桷翼如也非有嚴令迫於前而不可不爲非有釀賞誘於後有爲而爲正以作於上者從容而有餘應於下者亦隨力而興起不過以吾職之所當得者爲吾之職所當爲爾區晝之暇藏焉息焉堂之中器用雅潔堂之後水石幽邃東序則經史橫陳琴聲清越足以澡滌其精神足以涵養其志慮事至理形其應不倦蓋

有以澄治其原也。賢太守遂大書不倦扁其堂。猗歟盛哉。意甚渥也。竊謂不倦與無倦。相似而微不同。不倦者。與之之詞也。無倦者。勉之之詞也。人方困於色。荒於酒。役役於貨利。營營乎進取。此心之德已虧。豈能不倦哉。昔子路勇於有爲者也。而夫子慮其不能持久。猶以無倦勉之。況後世氣昏質懦者乎。或始銳而終怠。或驟作而隨止。曰姑緩。曰少待者。皆倦也。凡勤其所不可勤。必倦其所不可倦。二勢之所必至。非毅然有守。確乎有常者。不能不愧於斯扁。與之者。乃所以勉之也。或謂昔韓忠獻嘗爲推官。有稱其理不倦爲宰相器。豈非賢太守以是期之歟。君曰。何可擬也。忠獻以少年登高科。授監丞。常丞通判淄州。直集賢院。然後徙爲開封府推官。擬非其倫。則吾豈敢昧此二字。卽張子警惰之意。某雖不敏。請事斯語。不敢忘。予曰。君之言善矣。須知不倦者。終日乾乾之路頭也。非進德居業。不能至此。徹上徹下語。更無餘法。異日交承。不必對書印歷。請觀斯扁。則告新之能事忠矣。君黃巖人。遠庵之從孫也。

淳化帖記

本朝儒學獨盛。非漢唐可比。而碑刻尤多。蓋太宗皇帝。偃武修文。一洗五季鋒鏑之腥。以闡吾道伊洛之原。天下甫定。卽遣使購募前賢眞蹟。集爲法帖十卷而藏之。鏤板于中禁。每大臣登進天府者。賜以墨本。歐陽集古錄云。時禁中災。碑板被焚。遂不復。或云。板今在。但不賜耳。故人間以官法帖爲難得。然當時命王著辨精粗。而著之識鑒不明。眞僞莫察。玉石雜揉。遂爲全帖之累。前人論此固多矣。此雖不能無疵。今

彙萃古人筆千百年間。一開卷而粲然在目。使人擊節賞嘆不已。豈不快哉。後來未暇論其少繆。政恨眞法帖之難見。絳帖銓次不同。劉希白長沙帖。字行疎密亦異。陳王本病於無精神。臨江本病於瘦弱。俱不足以比肩閣本。紛紛各自爭張。不特字體變動。而摸拓亦無精墨。是以山谷云。當時用歙州貢墨摸打。則色濃。（李莊簡云用李廷珪墨。後用潘谷墨。則色淡。此墨色濃淡之分也。）李莊簡云。初時板完好。不用銀釘。後來板漸拆裂。然後用銀釘。此銀釘有無之分也。山谷又謂墨濃則瘦。墨淡則肥。此字畫肥瘦之分也。然非閣本則此皆不足辨。予所見閣帖凡四本。一爲李莊簡舊藏。此爲墨最濃而未見銀釘。一爲先伯文定家藏。墨淡而肥。已有銀釘。一爲聞人仲信家藏。亦非先本。一爲潘氏維屏得故家物。疑陳王本也。淳祐癸丑之夏。予偶得鬻碑塵敗之帖兩卷。人所不售者。細視之。眞李廷珪墨打者也。精神體致。絕出前四本。手自裝褫。分爲四册。永爲閣本之式。以予草茅下士。解后而得中原晦時難得之帖。亦大過分矣。而敢望其全乎。惟其不全。故予得而寶之。錫山尤公有云。鳳皇一毛。麒麟一甲。終是希世之寶。況已得十分之二矣。天下之尤物。豈盡出於金題玉躞中耶。

默成定武蘭亭記

蘭亭修禊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遒勁圓健。已備其美。七傳而至智永。其徒辨才尤祕藏。如護頭目。越二百六七十年。而唐太宗以術取之。未幾。殉于昭陵。而眞蹟亡矣。唐初善書者多。而臨摹不止一家。惟歐陽

率更爲逼眞勒石禁中石晉時契丹輦歸流落于定武此所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慶歷中碑出民間歐公集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定武爲別本蓋亦未深考也其後米南宮所得止褚河南歐本耳自熙甯後薛師正父子別刊二本以易元碑於湍流帶左天劖損一二筆爲識行于世者往往別刋本故定武眞本亦不多見南渡以來紛粉翻刻幾千石矣訛以傳訛僅同兒戲每竊哂之寶祐丙辰仲夏將晦內兄潘伯遠之子出乃父遺訓以家傳數碑授予囑以後事而默成所寶蘭亭敍亦在其中予且悲且懼質田以承命久而玩之實熙甯以前定武本也何以證之字有率更體而所劖五字尙可見也諸家所識精筆儼然在目千石辟易莫敢仰視如皓月中天而萬緯沙暉如祥鸞覽德而羣飛斂翼自可獨步東南也方宣和紹興間胡馬南馳中原俶擾士大夫宜未暇留神於翰墨題識于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公卿也豈非懷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乎最後范太史沖一跋微發其機寓感慨之深意眞足以瘖晉室羣賢之舌而奪之氣後之來者宜不復可措手矣惜乎元祐諸君子之故蹟脫落不存自是息影潛形百二十餘年而歸于予以予無所嗜好一朝而得北方賊時之名刻傳默成衣鉢之餘玩亦異事也暇日摩挲展觀對諸賢姓名肅然起敬豈特懷感世道之廢興而是物之託諸人者已不勝其可嘆未知後之視今復何如也因題其顚末于后云銘曰

默成典刑百年雲散伯遠治命授此珍玩定武故寶諸賢題贊獨步東南永式淸鑒

長嘯山遊記

辛卯之秋八月末晦有六日長嘯子與客遊于北山未至赤松三里而近有徐先之之別業焉一山傴起於平壤之中顧而異之啓柴扉穿小徑步至其顛勢如臥牛南望積道山如覆釜堂前皆赤松之應山也迤邐而邁步松陰之下徘徊兩山間水聲潺湲竹樹繁翳便與塵世隔絕入寶積觀遂吟招隱之詞曰金風瑟瑟兮斂素秋黃雲逝兮委空疇歲冉冉兮于邁形役役兮奚求彼美人兮樸被命駕指北山兮爽氣朝浮揮囂氛兮遠郤策枝筇兮娛憂穿松關兮深以悄潛玄宮兮清以幽仙道恍惚兮亙千古以難悟遺像寂莫兮想二子之精修嗽清泠兮飲玄玉之液餐芝英兮啜華池之流叱羣羊兮共化駕雙鶴兮同游朝崑崙兮暮玄圃挹羨門兮訪丹邱橫八風兮上下歸兩澗兮綢繆嗟彭殤兮均一夢之不返何虞象兮同一氣而不侔嗟子房之未智兮捨圯上之老黃石有約兮猶封留念予生之多艱兮命與事仇髮已種種兮盍早爲謀何時結茅兮憑井竈之餘休嚥日月兮跨蒼虯飛紫府兮棲瓊樓二三子兮其從予否見住持蔣道士鑿崖架室石磴崎嶇名之曰清涼境界鶴計簡淡松度凝遠眞修行人也次歷諸道房有樓峻峙於西岫丹楹畫棨欒櫨相因重閨旋閣雲蔓霞敞幽闥深窈便戶潛通器具精潔牕几濟然道士曰馬庵主烹茶焚香意甚勤愉復尋周管轄丁洞元童掌籍精舍軒池儼是人琴俱非屈指舊遊二十年矣一嘆而退登方丈轉至鐘樓之側有室曰隱齋堦下一石玲瓏秀膩下銳上展齋後累石爲山峰巒參差

花木間發。思致殊不惡。樓三區在臥房之右。一曰邀月。正與鐘樓對。曲轉兩間。牕前修竹萬竿。邃密環繞。竹外卽溪流也。翠色滿樓。泉聲滿耳。坐久不能捨。次至夢仙堂。題歲月。經濯纓少憩。于枕流亭上奕棋一二局。草酌少許。徧讀前賢石刻。景慕高風。相與嘆咏。因得四十字曰。二皇不可見。小酌酬淸歡。晩逕山林泬。秋香院宇寬。淸泉噴白石。翠竹護朱欄。滿壁先賢句。摩挲子細看。再茶于過淸入小桃源。臨飛流。澡滌滿面康衢之埃。然後出觀門。轉橋來謁二仙祠。酌祠後井水。淸洌甘冽。香味雋永。久而不散。登祠右經臺。見山川融結之妙。策杖回步。而蔣道士邀諸塗。呼酒于隱齋樓下。遂留宿于邀月。又得四十字曰。黃冠輸勝景。邀我上危梯。地僻人聲悄。樓高山影低。牕前列修竹。檻外卽淸溪。泉石偸風雨。詩魂一夜迷。時夜過半。紙牕微明。疑曉光之何亟也。推牕一望。月色皎然。竹影落澗。瑤光玉繩。鑿落陸離於幽渺苴漏之間。起坐久之。餐靈山之爽秀。吸顥氣之淸英。如已飛化於蓬島之上。又得一絕云。風露高寒夜向闌。月光穿縷萬琅玕。寂然不是人間世。多謝仙家露一班。黎明。假山輿上丹山。酌丹井。井淺而渾。遠不如祠後之泉也。陟雲巢。禮老君石像。捫丹竈故址。道士云。昔年大雪。他處幾半丈。獨此數尺之地無之。島嶼縈迴。連岡跨谷。古松合抱。林木茂密。鬱乎蒼蒼。由是披蒙茸。跡山脈。自丹井右。分爲兩支。蜿蜒翔舞。三川縈絡。合鎖于赤松之原。所謂臥羊山。卽二仙祠。照山之陽也。靡迤而上。所謂煉丹山。卽寶積觀之主山也。觀後所倚者。曰屛風山。觀前所拱者。曰金華山。此則赤松之大略。可想矣。自煉丹山轉而之右。峦峦矗矗。氣象雄偉。名

曰郭公尖或曰郭公占昔景純占于其上起伏奔馳至大溪而止是爲馬鋪嶺實王氏之祖塋也自郭公尖轉西而北疊巘峨阜鬱莽綿邈沿崖成蹊寂寞長遶俯瞰潛嶽一逕迢迢隨兩山之峽而入山橋未至山橋半里許有曰姜村雜落扶疎甍棟鱗萃蟠山帶壑平地曠衍田園雞犬晏如也爰居爰處以安以固使隱者得之足以畢餘生而遂至樂也山橋雖居嶺椒然危青峭碧憂霄摩漢遠眺城郭隱隱在晴光晻曖中杖屨穿碉磽而上力憊息喘至一聚落縱橫十餘家皆汪其姓生涯隨足無甚貧者一老饋漿而辭余問其屋後最高之山曰碁盤山而不識其命名之意山頂有徐公湖水旱之禱無遠無近神岫相盼嶄巖鉤鎖豈無意而然耶雜坐盤磯上有蒸雲一穗滃渟於隆阜之表指謂同行曰此雨雲也皆莫之信偶得一絕云每日城中喜看山卻來絕頂望塵寰白雲何處爲霖雨尚在山尖翥鬱間由是蹤岡下坯至于鹿田本一寺也今爲東西有故相葉公養空潘公之題字皆鐫之石寺後有斷崖大石離立於竹樹間養空榜曰第一軒觀其亂山如城合圍于外魚鼓對鳴相呼於內衍平皐以如席分園廬之向背膏壤布護廣袤數里而鹿之不眸也亦已久矣冠以朝眞之險賓以馬面之雄碁盤蟬聯白望虎踞長蛇屈曲而下遊羣蛙亂躍而驚顧楊家山崔嵬其左後阿山蟠踞而右雙龍繞其胸尖峰掇其肘名曰第一眞不虛也少休于東寺午炊未熟雷聲隱隱須臾雲氣昏昧狂風振蕩驟雨飄忽晦冥隱滅淵妙屏迹遂賦四十字而出詩曰自陟山橋路青巒步步奇探幽忘倦懶脫險得平夷香火分雙寺風流訪斷碑我來風雨甚妙

處未容窺頃之雨定冒溼而至金華觀觀方重建法堂虹梁雲壁藻煥明敞道士徐清臣進酒而先已醉甚遂宿于爽軒窗前一峰卓立煙雲出沒頃刻百變是夜薄冷松聲搖壑飛瀑漱風睡思清甚蚤作促炊入雙龍洞洞前有椒庭壁間句云一水穿開巖底石片槎引入洞中天誠絕唱也若夫峭壁擁地穹谷隱天清流聲聲玄陰眈眈束縞分光葉艇航碧外洞可容千夫內洞深窈無極神鑱鬼削賦諸形似或如龍鱗爪輪囷或如象鼻腳趾屓如獅甲如龜寶蓋懸空霞帶拖繡有浴室有架衣溝塍刻鏤原隰畇畇此仙田也握拳撞擊鏗鏗錚錚者此鐘鼓也最奇者曰水滴尤妙者曰雪山瑤琳玫瑰璀璨玢豳銀屋閃閃皓質清潤非世間物也低而深者靈湫洋洋沸騰淼漫有神龍焉不可至矣路轉山腰屐齒印蘚探水壺洞洞前一亭亦新創也下危梯觀瀑布綆登朝眞自鹿田西麓而上一逕如綫草莽斜封一峻一險前呼後扶白雲深處碧竇大張石室直連三大間最後石梁雄架幾數百尺限以橫石圓淵谽谺瑟瑟有聲蓋莫知其幾深也有天牕有月巖素光淡薄破暗鏤冥外有小穴俯首盲進十餘步內復虛曠斜坡慢道上有雙室對敞支洞之側崖縫如擘狹僅容身上不見際曲進數尺一泓清淺湍泉點滴四時泠泠不溢不涸其外怪石數顆對列洞前趺坐其上萬象森陳千古不老挹天宇之轇轕攬煙塵之吐吞溪瀨阡陌互相經緯樹色點綴錦出繡沒眞奇偉絕特之觀也窮幽極渺杳然莫測靈以奇而生境以靜而融世慮消忘仙志遐舉竊謂地勢高絕人迹疎遠非有神以司之則虎豹狐狸之所宅也勝域殊景未易久留歸授

山靈猛捨而返次經石井潭飛瀑漱雪壯響轟雷小亭翼然當前野橋斜跨其上遠望洞山已入霄漢佳思飄飄所不足者修竹耳過秦國長主之塋樓墮五鳳孤塚巍然枯棘翦荒茅芊羊虎殘缺甲士不全四顧貧葬無片瓦寸甓之存焉嘆朱門之不恃要後世之多賢斜訪法清寺僧有分謙者精廬倚翠曲池涵泚小橋低飛人養空所書浸碧軒軒後一亭雅潔花石濟楚鑿石聚泉標爲玉乳便房曲閣折搆華巧謙長髭而慧裝背古帖默誦前輩尺牘頗識吾人氣味欣然不憚於相陪引至穆賓閣見養空昆中四詩板精畫飛動詞理超逸相與敬嘆而出訪智者寺坐雷音亭上尋雙澗之源其一始於廢事寺之右曰慈源山川相繆地靈闌露回人智者再飯于雙清堂欄外方塘龜魚藻荇游泳縈紆古木滃叢野草馨烈壁列侍郎陳公相國葉公尚書陳公參政錢公四君子唐唱之什知寺邀茶爲禮頗敬叩龜巢歷覽報乃魯國文定之塋也方丈久虛一卒住守墳望尖峰四圍寬軟門前松徑里餘豐碑道旁規橅宏壯路由葛村而歸于時丹楓繽林香桂染袖金粟垂顆翠莢採豆芙蓉靚冶雞菊敷茂紫蘭芳抗蓀濯蘆於深幽香稻兮舂玉簸珠於踐蹂懸顆苞於隶栗粢青黃於橘柚日暄而不熇雨寒而不驟正一年之佳景候也爰乃馳勝軌脫凡塵志同類偶心閑景妍不爲酒困不爲事牽煙霞甄冶神觀澄鮮首尾越四日各有得而還粗述梗槩奇妙莫宣足跡之未歷者復與同行尋盟焉同行者誰楊元定徐彥成汪必先長嘯則金華王某字會之也

復齋記

詩不云乎。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而終之以生我百穀。余嘗疑焉。方其朔風怒號。寒威儳儳。草拂之而色槁。木嬰之而葉凋。水落石出。山川寂寥。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矣。所謂穀者。投廩庾。混埃塵。瘁然未有生意也。是時太史謹候玉琯。輕葭飛灰。陽氣潛動。此之謂生生不息之機。物無終困之理。聖人之豕。復于以見天地之心焉。蓋萬物必有大剝落。然後有大發生。人亦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予友汪伯壽。嗣詩書。蒙故業。有屋一區。蕭然於茂林修竹間。雜卉芳妍。家具雅潔。有晉宋間風致。人所歆羨。一旦流落飄蕩。不與余相聞者。十有餘年。一旦過予。偭有德色曰。我遇異人。授以醫學。已療數十人矣。貧者施之藥。富者與之方。日邁月往。證熟理明。我將謀數椽之居。名之以復齋。閉門靜坐。益探索其所未至。子盍爲我記焉。予曰。噫。醫道之難言也。久矣。此聖智之所盡心。而後世庸妄者。假爲媒利之階。由是以技名也。士君子往往恥言之。殊不知古人有不作宰相必爲名醫之詔。謂其俱有活人之功也。至於燮理陰陽。寧調虛實。使天下享安靜和平之福。則相猶醫也。如是則醫之道亦大矣。而豈易言歟。今伯壽奮於久困之中。得倉扁不傳之妙。融幽燁渺。剖機剔鑰。采摭冥隱。排迮老蒼。萬尋而一綖。逸鶩而高翔。而又廣求天下名方精論百餘家。編帙華整。不容他人手觸。洗削纖浮。織補微奧。反沖歛約。守之於內。變通達化。應之於外。奇意芽甲。新語茂長。欲自成家。要使廢者復興。仆者復起。病有盡而藥無窮。固已體天地生物之仁。得復道反善之

義以此名齋。不亦宜乎。予力貧陋巷。故交影絕。獨伯壽時過我。要盟於文字之間。意則厚甚。余不敢辭。然伯壽燕坐於復齋之下。仰觀精畫。而思其義。當存警戒之心。苟或縱酒眩色。以復其狂言浮意誇。以復其誕。膠撲凝固。以復其癖。此易所謂迷復也。雖欲自附於庸醫。不可得矣。予聞有萬卷堂、獨善閣者。君家之故物也。君能開其口正其學。嘗其勤範其廉。不失先世之初意。又能疏迪義理。講求淵源。以復漸麗澤之餘教。藹然於士君子之間。是亦復之義也。而況於醫乎。

魯齋記

昔者洙泗設教。各因其材。雖以夫子之道。如元氣流行。隨其所賦。而無不充。然或進或止。或不惰。或自畫。實在乎人。如何耳。以子貢之敏悟。而一貫之旨。猶未能融會。至於聞道無疑。豁然默契。乃在魯鈍之曾子。人皆見其質之魯鈍者。忽頓悟於一唯之下。豈知其篤學力行。固非一日之所致乎。夫子嘗曰。參也魯。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夫魯之質。非可以得道也。而其所以得道者。政以氣質雖魯。而不安於魯爾。今考其學道之方。用功之序。惜乎見於書者甚鮮。觀戴記所載曾子問一篇。其問禮之曲折。毫髮無遺。則其道問學之功。至纖至悉可知矣。又觀魯論所記。啓手足之言。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而後免。則其尊德性之功。至嚴至密可知矣。大抵氣質之偏。最難變化。精微之旨。未易頓融。而曾子收效反如是之速。非其不安於魯。而百倍其力。能至是與。蓋嘗聞之。天之生是人也。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有是四者。根乎其中。

無有不善。此所謂天命之性。惟二五交運。氣質雜揉。不免有剛柔清濁之分。昏明純駁之異。則其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固存乎其間。是氣亦性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若曾子者。可謂能善反而復其降衷秉彝之初者矣。僕幼嘗慕諸葛武侯之爲人。以長嘯自號。一日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躍曰。此非所以爲進德之助也。揆以聖門持敬之道。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致其操存涵養之力。誠有所未至也。況其氣質之偏。心放而不知求久矣。年三十有八。猶未知學。世故沈迷。讀書過目輒忘。雖所得片言隻字。於寤寐俯仰間。或已不能追憶。孤陋荒疎。魯亦甚矣。由是不能釣聲名干祿利。是當安於魯也。若夫求師取友。參伍磨琢。由其序以求至於至善精微之地。其可以氣質之偏。自暴自棄。而亦安於魯乎。甲午歲晚。易其扁曰魯齋。竊取古人盤盂有名。几杖有戒之義。於名齋亦庶乎其遺意焉。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德天性。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短而已。僕誠不敏。深有感於曾子變化之功。而三復張子之言。書以識之。朝夕見於屋壁之間。庶有以警其或懈云。

魯齋集卷之七

上王右司書 伯大

在昔嘉定壬午。得侍伯兄瞻拜于秋闈徹棘之後。便蒙開述先契。篤隆夙好。情義藹然。既而賜之迂顧。衡茅至今有光。倒指十有六載矣。貌無再見之期。未嘗一日不起高山仰止之思。凡親舊之經由治所者。每問起居。多傳執事亦時有齒及某兄弟之意。又知孤露之蹤。所以被眷存者。始終不替如此。茲聞召冠星郎。密毗上宰。直前奏事。上沃帝心。尤增慶贊。伏念某生四十有一載矣。先君棄諸孤。今已二十有七載。幼孤失學。顛倒沈迷。浸浸乎小人之歸矣。一旦幡然感悟。棄其舊習。杜門謝客。一意讀書。屏絕科舉之業。克去祿仕之念。日夜探討洙泗伊洛之淵源。與聖賢相與周旋於簡册者。今幾十載。然而氣質昏惰。而未有人十已千之功。以至於必明必剛之地。而又拙於謀生。家事日就彫落。雖有先人之故廬。亦將有飄蕩搖兀之勢。困窮至此足矣。而終不自悔者。每謂受父母至善之元。得天地正通之氣。所以命我者仁義禮智之性。飽滿充足。其初本無一毫瑕缺也。今乃斲喪殘壞。反汲汲乎外物之是保。亦已過矣。是以洞洞屬屬之性。飽滿充足。其初本無一毫瑕缺也。今乃斲喪殘壞。反汲汲乎外物之是保。亦已過矣。是以洞洞屬屬乎操存持守之方。戰戰兢兢於動靜語默之際。不敢遺本而逐末。不敢徇利以忘義。於世味淡泊。無一毫妄想也。故平時書牘不題要官。姓名不入修門。今日之書。雖非有求而來。然亦有爲而發。痛念先君仕塗

坎壈百未一伸。尙有蚤識英器一事。炯炯猶生。某雖居山林。友鷗鷺。幸故人之得政。幸朝廷之得人。幸先君知人知劾。此意勃勃。上浮而不可泯。則其所以見於書者。豈一時之私情哉。雖然。以十有六載間闊之久。五百里水陸之遙。一紙之敬。道古今而譽盛德。非所以答故人記存之厚也。某竊惟吾儒之學。有體有用。其體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氏之書。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要。其用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齊家固在我所自盡也。治國平天下。蓋有不得已起而從之者。非可自求。非可苟得。皆天之所命也。雖官無崇卑。皆可以行所學而見於用。然職小者所施有限。任微者所及不廣。列郡之政。不越於一州。外臺之政。不踰於一路。內而九卿之不相侵。六部之不相及。必也。其職無所不統。而所施無有限量者。其惟宰相乎。習爲宰相之事。而佐其所不逮者。其惟都司乎。嘗謂君相者。出治之原也。君德之進不進。經筵之責也。相業之成不成。都司之責也。左右司雖曰宰相之屬。三槐之下。黃閣之中。必得德量器識之才。彌綸得失。裨贊庶務。宰相曰是。都司曰非。宰相曰可。都司曰不可。必使廟堂無過舉。四海無冤民。內而君子小人之各得其所。外而夷狄姦宄之各安其分。是皆都司職事之當然也。國家數十載以來。士大夫戕賊於利欲之塗。良心熏染於貪濁之習。滔滔流蕩。無所底止。其間能自拔於頹波之中者。蓋不可以多數矣。有如執事中立不倚。氣節凜然。精神風采。赫赫於符竹之間。聲名聞望。衮衮於薦紳之口。召環之初。天下共僕之曰。必橫經虎觀矣。必執法霜臺矣。執事方徘徊退避兩載而後進。豈徒然哉。必有一定之見矣。今日之

來豈不熟觀天下之大勢必以爲世道尙可扶持化原尙可輔佐乎然而天下之勢日壞國家之勢日輕亂根日壯命脈日微如之何其可爲也天下所共知者內而民生日艱而楮幣無策外而夷狄日強而兵力單弱任今日之事者皆知其尤難夫生民之休戚固係於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又豈非監司之綱乎兵力之弱強固係於將校之能否帥閫者將校之綱朝廷者又豈非帥閫之綱乎合內外治之原既係朝廷總朝廷之政又關於都司其任豈不爲尤難端平更化以來朝廷治効其略可見雖都司潛毗密贊於幾微隱約之間而不見其跡異時識者考治道之得失曰此時此政爲當此時此政爲不然宰相猶若人也而政有異焉何哉則必於都司證之矣可不謹哉執事培植之久歷歷之深學正義明志定氣飽當必有以處此矣然吾儒之學雖曰有體有用必體立而后用有以行又必體無不具而后能用無不周也世衰道微學絕教舛士氣不振風俗不振正以士大夫體不立而急於用借濟時行道之言以蓋其富貴利欲之私意近世一二賢者固有以異乎今之人矣進而未能盡副海內之望亦以其體未至於無不具所以用亦有所未周歟此古今之通患也而況都司之任尤非他司比也寖雨之原也舟楫之具也麴蘗之資也鹽梅之根也若夫天下之事變其來不一也國家之安危非輕也幾微之間節奏之會呼吸進退於毫髮之間失利害之相去已有霄壤之異矣惟講學然後有以明夫心之制得夫事之宜昔王梅溪聲名節行爲時巨人晦庵朱先生猶晚進也乃拳拳以尊德性道問學勉之而不以爲僭于

湖張公文章風采爲時俊才其去荆州也南軒張先生送之亦告以講學之說而不以爲嫌以是知無貴賤無老幼皆不可一日不講學也人之美質有限而歲月亦有限學問無窮而事業亦與之無窮講學者豈有他哉亦窮理以致知也惟能隨事以觀理故於天下之理無有不察又能卽理以應事故於天下之事無有不明如鑑照人如衡稱物自有以盡其公且平之德矣今執事上欲答主知次欲參廟謨下欲副人望不知以何事爲當先何事爲可後推本尋原萬弊蟠結蓋有不勝其可憂者執事其何以處之哉願執事審時度勢熟慮精思薰猶同器決無久馨之理君臣際會從古所難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毋爲小人所先發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謹齋沐裁書以道此拳拳之誠淺陋僭率不勝愧懼

上呂寺丞延年

某幼孤失學退處陋巷日知收斂身心於簡册間殊未有毫髮進也幸於仞牆有先世師門之舊雖聞養痾郤客亦未嘗一再晉謁而不獲瞻侍既而令表傳道尊意乃知不肖如某亦未蒙揖棄而在齒錄一人之數感佩興起念不可無一言仰答隆知用敢僭陳尙丐垂察某竊惟平治天下之道莫急於人才教養人才之地莫急於學校後世教養之方固已大異於古而學校之政不修未有甚於今日則其化民成俗之驗固已昭然可見也南渡以來三先生鼎峙東南倡明正學淺衍淵源成就人才爲國家數十年之用可謂盛矣年來師友凋落義理堙蕪後生小子俛俛然無所適從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雖有氣質之美

不過沒溺於進取之塗而已。至于汲引後進。收拾晚生。開導訓迪。封埴培養。以續不絕如線之氣脈。捨麗澤書院何賴焉。尊契丈負家世嵩嶽萬鈞之重。誠宜充養氣體。保毓神明。恢崇德業。開拓規模。尊禮有德。招引善類。夙夜相與。講磨實學。以復還先世之舊也。某得之友朋之餘。謂尊意欲吏文會之約久矣。悠悠日月。謀畫未定。切慮日夕宦轍驅馳。不容久駐。此事必至因循廢弛。終於不振而后已也。今幸天啓深衷。凡聲氣所同。曲意諏訪。俾有志之士。咸挹麗澤之風。而陶泳講習之樂。此其意豈徒然。而其事豈可苟哉。某切謂瞻望片時。徒會亟散。切偲之論不浹。輔仁之意不孚。則恐於高明所以篤念先猷。紹復師友之盛。才足有稱。安意及此。弭節里居之暇。早定規模。請一老成有行義。善講說。爲衆所敬者爲之長。嚴其尊崇體貌之禮。優其飲食供給之需。使眞有志於講學者三五人。相與左右之。汎潔齋宇。增置床榻。接納後學。不限其來。許其寄爨止宿。不以虛文利祿之誘入其心。使之一意講明義理。涵養德性。果能如此。則旁郡聞風而至。四方視傚而起。咸知麗澤遺規。久而復振。作成磨礪。日衍歲豐。有以輔學校教養之所不逮。而培植斯文之壽脈。以爲國家無窮計益。以顯揚成公先生以道私淑之功。而於尊契丈繼志述事之孝。執大於此。而於愛君報國之忠。又孰大如此。僭越犯分。不勝震恐。惟執事進退之。

社倉利害書

社倉之法。人皆謂始於朱文公。而不知始於魏國錄元履。魏公初行于建陽之招賢。文公傚而行之於崇

安之五夫。然文公之法。與魏公少異。招賢之倉。遇歲不登。則告發。及秋斂之。無貸息也。五夫之倉。春貸秋斂。收息二分。小歉則蠲其半。大饑則盡蠲之。此爲小異。魏公之法雖疎而簡。文公之法雖密而煩。二公同門友也。盃酒從容之間。未嘗不交病之。魏公病文公曰。不當祖荊舒聚斂之餘謀。文公病魏公曰。不當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名也。當時亦莫能決其是非。要皆常得如二公之賢。則法俱無弊。奈二公之不常有也。東萊先生常謂文公曰。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南軒先生則曰。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雖指荊舒。實爲朱先生發也。此其深長之慮。有朱先生所未及思者。蓋仁人急於愛人利物。念有生之類。莫非同體。其忍坐視其饑餓轉于溝壑。化爲盜賊哉。惻隱之發。如救焚拯溺。何暇逆計其後日之不得人而遂已乎。此朱先生之盛心也。若夫二分之法。與青苗異者。蓋荊舒託濟人之名。罔其利以供上之用。朱先生因濟人之實。儲其利以復爲民水旱之防。心之所發。惠之所及。何啻霄壤。以青苗議社倉。其不審亦甚矣。及朱先生異日自悔其法之未盡善。故謂元履之言雖疎。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者之說所能及哉。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逮其晚年。又自憂其無守法之人。故曰。有治人。有治法。此雖老生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況於所謂社倉者。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忠信明察之士。相與幷心一力。以謹其出入。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

者。吁。先生晚年之意。卽張先生昔日之言也。大抵後之好名者。不深求朱先生晚年之意。不深思張先生昔日之言。自其立法之初。考覈不精。周防不密。則已與二先生之意異矣。謂之好名。可也。由是婺女之社倉。始終沿革。有可得而言者。恭覩淳熙八年朱先生申請社倉指揮。若曰。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竝不須干預抑勒。至哉言乎。此行法者所當共守也。今也不然。領以縣官。主以案吏。各鄉又非有德望之人爲官吏之所畏敬者。俯首聽命。苟且逃責。利害不敢專決。姦弊不敢自懲。玩弄虛文。壅塞實意。吏既慕於前權宜仲縮。隨時輕重。吏則議其後。故賢者不屑與之相牴牾也。此立法之不審。一也。昔之法也。先給以米。貸以米。斂亦以米。今也不然。斂以錢。科以糴。若能薄增厥直。亦何患民之不樂輸哉。價既不平。穀不時至。勢不至於敷擾以抑勒。人情之所不堪。小民未受其利。中產先被其害。此立法之不審。二也。後之繼者。慮既貸而民不盡償。則社倉之惠窮。而追呼之害起。故朱先生之法。一轉而爲魏公之法。但儲于鄉。以備歲之不登。及其歲之小歉也。又不以貸而以糴。則魏公之法。又轉而爲廣憲之法矣。然而積之既久。則化爲浮埃腐土。果如朱先生之憂。夫以天地生民之寶。百姓日用之天粟之於陳朽敗壞之域而不顧。是誠何心哉。及其發之也。雖痛損其直而民不以爲惠。有至不得已而食之者。反不如糟糠之鮮潔。直不以人類待之矣。是又何心哉。其未發之時。主者謹視封鎖。不敢以新易陳。或差官檢視盤量。既有酒食微需之供。又有人從偷竊之耗。主之者凜凜度日。有破家蕩產之懼。此所以鄉之善士。不願委請

而多方脫免。詞訟反至紛紛。其甘心任責者。率是豪覇之人。卽時移易私用。空其封鏽。及至撿覈。不過旋賂官吏。當連年旱傷。米價頓踴。慮其賑給見底。反巧爲說辭。以蔽當路。甯科抑而不敢盡發也。則社倉立法之本意。果如是乎。所可大慮者。不特此也。當其再糴而償之。價不逮時。例行敷抑。或增會價。或添斛面。或責以上色之米。或有數十里擔夯之費。猶云可也。有產者惴惴然。恐後日之不給錢而白敷米。如和買糴絹之類。此亦不得不慮及此。而況今日常平義倉之米。卽昔日敷科備水旱之米也。原亦自鄉而移于邑。自邑而移于州。今若重敷民不堪命。故當一番敷糴之時。吏持其柄。以爲乞取之資。其害尤不小。是豈治世之良法哉。竊謂有愛人利物之誠心。又須有無我之盛德。既足以來天下之善言。而后可以行天下之公法。求名者不足以行法。自是者不足以行法。泥古者亦不足以行法。然圖利者不可以奉法。避事者不可以奉法。不知民吾同胞者。亦不足以奉法。非特上之行法者未遇。而下之奉法者尤不易得也。所謂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至是而益驗矣。古人有言。穀賤則傷農。穀貴則傷民。今之農。與古之農異。秋成之時。百逋叢身。解償之餘。所積無幾。往往負販傭工。以謀朝夕之贏者。比比皆是也。農人以終歲服勤之勞。於逋負擬償之時。則穀賤而倍費。及其不憚經營之艱。苦糴於青黃未接之時。則穀貴而有倍費。是穀貴穀賤。俱爲民病也。昔人旣有廣惠之法。穀貴則損價以出之。穀賤則高價以入之。一出一入。低昂適平。其法至簡。其事易行。無社倉前者之弊。法亦良矣。自朱先生之法三轉而下同於廣惠者。此所謂不泥古

而善繼前人之志者矣。然而前日出價既損。而前日入價反高。原額不無有虧折。今欲望台慈一以愛人利物爲心。而不計其原額之虧盈。庶不失諸老先生之遺意。苟以原出價數抑入戶糴價。非特今日之重國。是爲異日白敷之漸也。爲民父母。以若保赤子存心。必不忍作俑於此。或以原額爲不可虧折。乞就本州權暫關錢撥助。以俟後日盈價輸償。亦甚易行也。僭越出位。不勝震恐。

賑濟利害書

恭聞孝宗皇帝後時失實之訓。言簡而意周。萬里民瘼。如在目前。眞帝王之軌範也。伏自某官開濬之初。首舉是訓。以警僚案。可謂得爲政之要。見于施行者。今三閱月。又似未有成効。其故何哉。孟子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執事訪求民隱。虛已納善。拳拳不倦。舉行荒政。焦心勞思。此百姓之所共知也。不可謂無不忍人之心矣。然官吏奉行。不足以識執事愛民之盛心。文移旁午。而膏澤不下。流移日甚。而糴價日昂。或者議其政而併疑其心。愚獨以爲不然。四方之風土不同。田里之休戚不一。以執事博詢羣議。如此之勤。而應之者泛然唯諾。一無以仰助執事愛民之政。此吾鄉士大夫之責也。今不揆愚陋。敢先陳吾鄉風俗之大略。繼之以愚說二條。恐或可以裨贊荒政之萬分。敢祈采覽。竊惟兩浙槩號富饒。而東浙之貧。不可與西浙竝稱也。人或有知之者。婺女之貧。不可與浙東諸郡竝稱。則人鮮有知之者。金華今日之貧。與三十年前亦不可以竝稱。人無有知之者矣。夫均此郡縣也。肥瘠頓異。必有其故。何者。昔之

爲民害者。版籍荒落而已。雖肯吏持虧盈之數。舞出入之權。而猶有遺利在民也。自經界以來。版籍具在。而有無虛實。固不可隱。其奈經界之時。縣令朱中直匿鄉都之舊額。勒保伍增添新數。先爲姦吏之地。民受其欺而不能辨。不特無遺利。而民以暗被苛取矣。其害豈不大哉。況自南渡以來。科配之數。越爲重。婺卽次之。婺之七邑。金華爲尤重。夏稅之輸。十有三種。雖間有蠲租之令。而此賦自若。及袁韶之長版曹也。增羅絹重厚之數。而民力始困。加以十數年以來。絲枲之價頓踴。穀粟之價頓輕。知民力始困矣。富家巨室。僅僅自保。用度稍廣。賢鬻隨至。中產之家。往往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用。日降月下。而窘色不舒。每至秋成。如解倒懸。烏有餘粟以待窮價。是以勸分之政。固荒政之所先。而非金華之所急。大抵勸分之政。爲富而積粟者設。爲愚而嗜利者設。今穀價旣隆。數十年之所未有。於此時而猶閉藏。尙復何待。嗜利者雖無厭。而如是之愚者亦鮮。蓋金華所謂富家巨室。實不足以當江西浙西困弱最下之戶。昔之爲富家巨室者。尙有數年之儲。今無兼歲之蓄矣。雖有羅之心。而左支右吾。其勢自相煎迫。益不容於不糶。故曰勸分之令。非今日之所急也。以今日勸分之令。隨時直之低昂。而無裁抑之患。則富家所宜樂從。然終未有欣然應上之令者。蓋縣官奉行。不察有無。不審虛實。持版籍之虛數。例行告諭。紛紛四馳。反如白科。上下相疑。糶者束手而糴者無措。是未足以濟民。適先有以害民矣。書生私憂過計。不慮富家巨室之閉糴也。方慮其喜於得價。傾困倒廩而盡泄之矣。天命靡常。豐凶難必。萬一不幸。嗣歲復以旱告。雖有良

平之智。不知善其後矣。可勝寒心。然則爲今之策奈何曰。賑荒之體。先公庾而後私家。賑荒之要。抑有餘而補不足。嗟夫田不井授。王政堙蕪。官不養民而民養官矣。農夫資巨室之土。巨家資農夫之力。彼此自相資。有無自相恤。而官不與也。故曰。官不養民。農夫輸于巨室。巨室輸于州縣。州縣輸于朝廷。以之祿士。以之餉軍。經費萬端。其如盡出於農也。故曰。民養官矣。不幸凶年饑歲。在上者不得已散財發粟。而賑恤之。使之得免於流離溝壑之憂。尙有是可以寓其愛民之心耳。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此王政之所先也。竊惟今日義倉。創于慶歷。初令民上三等。每稅米一斗。輸二升。以備水旱。其後興廢不常。今下及小戶矣。是官無以賑民。使民預輸。以自相賑恤。已戾古意。今又移易他用。數額常虧。遇歉歲則復科巨室。此何義哉。其後又有儥社倉廣惠之遺法。盡將前賢立法之美意。顚倒紛亂。以爲沽名買譽之資。始也低價以強民之輸。先爲中戶之困。既而官吏侵漁。所積朽壞。民得之而不可食。今幸新陳相易。而積日未遠。而州家顧乃深藏固閉。其所以備水旱者。一切倚辦於私儲。愛民之心。何以敷於百姓。公聚朽蠹。三老凍餒。此晏子之所深嘆也。況今朝廷猶特發粟。而俟國殊無發粟之意。竊恐百姓德巨室而不德官府。巨室怨官府而不怨朝廷。甚非所以承流而宣化也。昔成周荒政十有二。以聚萬民。一曰散利。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恐不如此。今不若先發官庾。如常平義倉、社倉、廣惠倉之類。盡盡數散之。官庾竭然後及于私家。名正言順。義感仁暢。既足以廣君上愛民之心。又足以成州家愛民之政。百姓德官府。而巨室心

服。亦庶乎王政之遺風。蓋設施先後之序。實意之所孚。義氣之所興起。故曰賑荒之體。先官庾而後私儲者此也。昔成周之衰。王政不行。莫甚於戰國。梁惠王猶能移民移粟於河東河內。故孔子之所不取。以今觀之。能如惠王之用心者尤鮮。且糴價何爲而騰高也。以歲旱而無糴也。是糴價不高於豐稔之地。實高於旱歉之鄉。然高價之利。不歸於旱歉之鄉。實歸於豐稔之地。彼歉者既歉矣。而又盡索其家。具積數倍而僅可易常年之一。彼豐者既豐矣。而又坐享高價。以常年之一。而可得數倍之利。是豐者再豐。而歉者再歉。甚非平準之意。夫天時豐歉之不同。地利厚薄之不一。此爲政者所當輔贊天地之化。裁制其輕重之宜。豈有坐視其偏倚之勢。而無以權其低昂之中。恐未可以言善政矣。今縣官勸分之令。乃隨時直不與減損。此巨室之所喜。而細民之所不樂。所徇者小而寡。所害者大而衆。不可不審也。然又不辨其鄉之豐凶。不察其家之有無。例令賑濟。其豐而有者。固可以濟民之乏。彼凶而無者。自謀且不給。又何分之可勸哉。是以富益富。貧益貧。勢不均平。人心不伏。互相推托。遷延日時。民將餓死。誰執其咎。今蠲租之數既定。而七邑之豐凶。大略可見。有上熟之邑。有中熟之邑。有下熟之邑。又有最旱之邑。中旱之邑。不旱之邑。以上熟之邑。自可以補最旱之邑。州家何不裁損其價直。求糴於上熟之邑。復裁損其直。以賑其最旱之邑也。其中熟中旱之邑。又有最旱、中旱、不旱之鄉。亦有上熟、中熟、下熟之鄉。所以裁其直者。亦如邑焉。其庶乎無偏重偏輕之勢。無甚休甚戚之民。彼受抑者無怨詞。彼受濟者有實惠。豈不善哉。今最旱者當賑

濟而七熟者亦賑濟上熟者當勸分而最旱者亦勸分恐未可以言善政矣故曰賑荒之要抑有餘而補不足者此也愚之二說若迂闊而實今日之急務惟高明詳察而進退之

答何子恭

書來諭某之病往往出於鄉原之口彼鄉原者趣向卑陋志識鄙淺驟聞欲求聖賢之正學欲聞先王之大道方將驚視駭愕以我爲狂爲妄未能得其講學之淺深且要吹毛求疵去點檢教他立脚不定此今日成材之所以難也愚謂後生小子乍脫於荊棘坑塹之中方欲著身於正大光明之道未曾講得一事行得一步豈能每事盡善縱有病痛且要是大路上人他日志向漸定移步漸熟然後可以逐旋敲點他使之澄治未晚今若遽然四面責備束縛太緊鉗鎚太酷彼將疑爲君子如此之難幡然退安於舊穴卻是吾輩爲淵敺魚顏子所謂循循善誘恐不如此世衰道微向此學絕少只得且容他樂親吾輩開其是非善惡之見令其通透不惑持守不遷然後進以細密工夫可也必切而後可瑳必琢而後可磨亦理也高明以爲如何

答嚴陵史君書

比聞嚴之彫瘵甚以爲憂辱書乃知傳者之太過深以爲慰此無他蓋他人不能措手而賢者不勞游刃耳若人人皆可爲則又何以見大才別利器乎又聞史君入境減騶從儀仗去供帳浮費大艘運米尾尾

隨至仁聲仁聞固已先入其心教條一頒自然樂從也甚盛甚美區區之見以爲賢史君不常值也朝廷之米未易常撥也嚴之民未易頓裕嚴不產米其來已久每視上游之商舟至否爲之豐歉年來米禁既密賑助不至重儲日窘民食日難嚴固有疾視婺人之意今欲平其氣厚其生不若請于朝乞蘭谿一縣撥隸于嚴然後嚴可爲矣蘭谿隸嚴不特此縣之米饒裕足以充嚴之虛而衢婺兩溪之米俱可通矣使禁截極嚴密不能俱絕也嚴合六縣而不足當蘭谿一邑之輸而尙可以爲州乎議者不過謂嚴隸浙西婺隸浙東難以錯雜割地殊不考嚴之建德梁晉通嘗隸東陽矣婺之浦江亦嘗割富陽之地矣二州雖屬兩路均吳國之境土或分或合各得其宜何拘攣之足徇以今日行都言之嚴猶王畿之內豈應貧陋如此甚非所以拱衛王室藩屏京師之意或不得請只乞割蘭谿水西六鄉又其次焉以地言之既與嚴接境又居浙水之西屬嚴尤便更或不得請則奏疏敷陳不厭再三或朝廷終不肯從亦當列其利害及奏請始末大書于石植之郡治以待有力者繼之可也儻幸此請或行永爲嚴之大利邦人感史君之恩世世無窮松楸之祝祠像之嚴當不減范文正公之盛自昔仁人君子膺民社之寄不以一時之惠及人而自足也必欲興大利除大害要使其德澤深長行于千百年之久是可謂今之俗吏謀富貴者言哉惟賢者平日抱負在此故使如愚言亦得以罄其繆至于維持學校振起儒風旌賢勸善亦必次第而舉矣拭目以俟

答倪孟德

來諭、日月往矣。精力邁矣。雖有願強勉之志。而無可強勉之時。足見感慨之深。而某亦政坐此病。此言爲後生者勉。固亦甚切。所以自爲之慮。恐未然也。夫日月之已往。精神之已邁者。不可得而復追矣。在今日亦自有得力處。蓋血氣向衰。則志慮定。更歷既多。則識見明。卽其欲強勉之志。便是可強勉之時。不必徒追悔於既往。而自絕於將來。此吾人尙可著力也。未知高見以爲如何。

復吳太淸書

某疏鹵之學。至不足道。況當垂垂衰老之年。方切慚負平生之朋友。乃屢下顧賜以長書。若施於所敬者。顧某何以辱此。惟有愧感。旣而聞嘗登當今大人君子之門。而所得以平實古雅爲主。此爲學第一義。嘗謂平實是躬行工夫。古雅是講學工夫。躬行不可不平實。講學然後能古雅。若論輕重。則躬行重。若論後先。則講學先。則知已得造道入德之門。深切起敬。及觀所惠書。陳誼甚富。立志甚高。論孔顏之所樂。及周程之傳授。又皆洞究大原。曲折詳密。自非深造自得。何以至此。歛衽三復。爲之躍然。某往年嘗與趙星渚議論。問問北山何先生何以教學者。某對北山不曾開門授徒。不曾立題目。作話頭接引後進。某登門之初。嘗蒙舉胡五峯之言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一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星渚曰。文公已病其頗傷急迫。某曰。急迫之病。乃在下一句。知乃可精上。此四句於初學。似亦有益。星渚曰。然某無

以私淑同志。敢復以此爲足下獻。足下所以定其本者。似亦古雅矣。至於以尋樂扁其讀書之室。恐未合乎平實之訓也。似覺求上達之意多。於下學之意少。竊謂苟無下學之工。決無上達之理。朱子於此一段公案。固曰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而旣竭吾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吁。此千古不可易之教。而傳之無弊者也。更望於博文約禮。居敬持志。益加勉焉。何患不眞見孔顏之樂也。惟高明察焉。

答葉都倉書

逖違偉度。轉目三載。東閤邃嚴。而枯冷姓名。無路可達。雖聞恭膺釀渥。卽拜異除。亦不能致一牋之慶。非慢也。翔泳之勢不同也。惟高明亮之。某衰老待盡於窮檐。奄奄泉下人耳。何心與時競哉。伏辱寶帖。諄諭勤劬。備感謙虛。此某之所望於足下者。而足下反以見囑。何耶。此事之造端。實出於足下。篤念亡姪之良心。長顧郤慮之美意。此亡姪之所感激。一一聽從。宗族之所以稱贊。正在於此。狂瀾激衝。惡獺猖噬。誠出於意料之外。當是時也。明目張膽。力辨其萋斐之誣。鎭定其搖杌之勢。使其家紀綱粗立。九原無有遺恨。豈非足下所當任之責乎。事變至此。可勝嘆哉。竊意足下事定心平。亦深悔前日之無情。必爲其思善後之計。今詳來諭。上委之於從諛者之過。下脫之以不足責之言。往往正名定分之意少。黨姦惠惡之意多。此則非所望於高明。所欲言者何限。要非筆舌可旣。尙賴惠顧前好。不忘初心。以大公至正。成始成終之。是猶有餘望也。悤悤謝先辱。毋罪率直。幸甚不宣。

遥趙星渚

卽日白露橫江。黃雲棲岸。恭惟暫韜經濟。妙養中和。顧諟天明。相在爾室。某輕去誨範。七年于茲。自赤城無借留之路。而某亦夢斷於東湖。不謂崇情篤雅。有請于朝。給劄以驅其出。不免一再往回。有愧於山靈海若多矣。幸得草巢之肯來。遂因風變而謝絕也。瞻望道德之聲光。服習提警之精實。非不切切于衷。終不敢以山林之姓名。驅馳於龍尾之道。門籍之下。幾至堙蕪。不自意。懷人憂世之念。深欲以枯根朽質。置於造化爐中。誤玷鶚書。不勝驚懼。恐呂公之夾袋。掌記陳密。學司馬公之薦士。臺編無此樣人才也。未免爲知人之累。益重愧悚。惟是大賢君子之進退。足以卜時政之得失。足以驗世道之盛衰。雖聞暫收朝蹟。歸隱故山。陶鎔水石於世氛之外。醇醨聖賢於德履之中。行藏用舍。本非二致。皆所以敬天命而植民彝也。日聞扈車豹尾中。稔如晨星。竊恐綠綈方底之詔。已飛下岷嶓。起安石以副天下蒼生之望。恐終不可得而恝然也。某幽屏衡茅。過從絕少。舊學剝落幾盡。尙有一點直實。不隨血氣而消。殘編故書。時時涵泳。向侍坐隅。蒙舉陳克齋所記慕春章改本。緩誦稱嘆。某自昔亦以爲此甚端的也。近年來。以今集註細細較之。深以爲疑。又以文集參考。則知其反爲未定之本。大不如今集註之精密也。近嘗再講此章。未及錄呈。不知高明後來亦曾再入思慮否。某平生□於無極而太極一句。見得未透。朱子謂無形而有理。非不明白。但於周子命詞之意。嚼咀未破。故象山未能釋然。某不揆淺陋。妄揣先儒之心。謂此是周子太極圖

說。只當就圖上說此一句。不可懸虛說理。若又有所謂無極之理。蓋周子欲爲此圖以示人也。而太極無形無象。本不可以成圖。然非圖則造化之淵微又難於模寫。不得已畫爲圓象。擬天之形。指爲太極。又若有形有象。故於圖說首發此一語。不過先釋太極之本無此圓象也。後人殽亂疑惑。故朱子曰。此只是無形而有理。言簡而盡。然必於圖上指此一語。方爲親切無疑。未審高見以爲然否。朱子之說中庸至矣精矣。而某妄有所疑。朱子平時謂家語爲孔叢子僞書。今於集註。反取之以證中庸之惑。愚尤惑焉。哀公問政。子曰云云。止其政息。竊意夫子之答。只此數語。自人道敏政而下。止及其成功一也。皆子思之言。又舉夫子三句以證之。故又著子曰字。恐非妄也。此下子思又自說去。家語中間。又舉哀公曰。此恐不足信。某妄謂其中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此非夫子平時語。自是孟子得於子思者。其爲子思之言。明矣。未審高見以爲然否。某固陋之質。於經書疑處甚多。無筆吏抄寫。未能一一質於高明。先述此三條。以求開悟之方。敢乞始終提誨。庶不抱此鶻突道理。歸全於父母天地。受賜大矣。某謹專人省候起居。其輕瀆賜之容留。不勝幸甚。未卜待拜。更乞爲斯道自重。爲明時自愛。精調鼎食。佐吾君開萬世太平之基。某頓首忱禱。不宣。

回趙星渚書

卽日冬令權輿。霜明風勁。恭惟勇退要塗。表儀世道。誠無間斷。神相後先。尊候動止萬福。某近者僭上□

□之教以贖門籍之荒涼旋領令嗣承奉賜書知已上徹電覽乃聞尊體偶違和裕未敢繼馳尺牋敬詢藥石之慶方引領東望日切泰山北斗之仰專使遠臨俯授寶帖聯題累牘蓬蓽生光驚喜下拜盥手剝緘仰見郁郁情文勤渠謙讓如親侍函丈之間恭聆金聲玉振之韻感慰無斁某崦嵫甚迫衰病日侵無由可以航一葦躬拜於岵嵷山下請問平生所疑以祛其固陋之見而尺書之敬亦復曠闊幾於自棄重荷不鄙矜其荒淺賜之規正又蒙振其廢惰復以三目俾入思慮將有以儆策而陶鎔之幸甚過望敢以愚魯之見陳于別楮更乞始終提誨誠所願望某近得車玉峯書賜報大學致格傳未嘗忘也欲以知止而後有定一段接聽訟一段卽是元致格傳某聞之躍然若不動斧鑿而元詞儼然誠追亡之上功也後又聞昔日嚴陵吳守槃亦有此說見盧新之跋嘗以此說請教于西山葉先生先生云且去涵養不知尊明曾聞之否此說以爲如何某又蒙玉峯以所編道統錄稿見教題目甚大采摭甚詳愚意以爲尙欠綱領也未知曾達尊聽否某竊嘆世衰道微同志絕少仰惟星渚先生海內範模歷且久不知朝野中可以與之切磋論辨者誰歟後生晚進有志於學所以傳道授業者誰歟某孤陋寡聞待盡窮巷了無聞知敢告疏其一二因便以開其昏蒙尤所願幸使介不敢久淹謹拜飭牋恭修大貺之謝氣候向寒更乞謹護鼎茵柱石斯道大展經綸以副四方善類之祝某拳拳無任不備

一浴沂一章區區所疑已蒙印可足見大公無我與人爲善之意佩服佩服

一無極而太極一句某非敢妄疑先哲但疑其既是無形而有理則圖中圓象非形而何此周子於圖說之首不可無此一句也然其精密微妙之旨拓前聖之所未發自在其中初無牴牾也某妄謂常時朱子若說入圖上來則此句有著泊未必起象山之疑議耳

一先賢以家語爲先秦古書此句稍寬竟不知爲何人所錄疑其爲子思以後子孫所編如疑顏子竊飯之類誠爲可鄙決不出於子思之前明矣若以子思之言證家語之失可也以家語證子思之書於義有所未安竊謂一部論語門弟子問仁者多矣夫子止語之求仁之方未嘗有仁字親切一訓至孟子方有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語則疑其得於子思未必夫子之言也尊見以爲然否更乞不倦之教

一賜問張子言氣周程言理旨意不同某竊謂理氣未嘗相離先儒不相沿襲雖言不同而未嘗相悖言氣者是以氣爲道之體理已在其中言理者是以理必乘氣而出氣亦在其中雖有形而上下之分然道亦器也器亦道也二之則不是張子言氣數段朱子固嘗置於近思錄道體門中此意可見朱子又曰張子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是也伏丐尊照

一賜問幾有吉凶夫子與朱子之言不同某竊謂周子曰誠神幾聖人也此言聖人之幾在誠神之間自是有吉無凶又曰誠無爲幾善惡此言衆人之幾既有善惡安得無吉凶若衆人之幾能動以正亦無凶之可言夫動以正者天理之本然也動不以正此人欲之或然言雖不同實不相悖伏乞尊察

一賜問伊川言奉祀之人是繼室所生當以繼室配爲不易之禮固爲的確所謂不易之理者祭祀時母子一氣感通也然於禮有所未盡是或程子有爲而言也或有謂春秋之法以元妃配而繼室下得配故程子如前之云未可知也但今所謂繼室與古之繼室不同古者諸侯之娶九女若元妃薨凡繼室皆其妾媵也雖有子不到並配今之所謂繼室亦皆禮聘與元妃固等夷耳但有先後長幼之分所以不可不並配今之庶母卻合古者繼室之義雖有子死當祔于妾祖姑別室以祀之有此曲折未盡未審尊見以爲如何敢乞開曉

答車玉峯

陋巷無仙里便風如隔滄溟秋雨窮櫚闃焉人跡忽有持書立於黃葉堆裏乃吾畏友軫綏枯朽訪問安否德甚渥也敬審云云英蘭神童秀慧日裕當已能讀父書矣某伏蒙頒教道統錄三巨編盥手莊誦大哉書乎自昔聖賢儼然臨乎其上世間未有是書也非有大學力如何有此大制作照耀萬古與天地相爲終始無疑昨見蔡九峯嘗編一本曰至書次第亦如此而不如此本之詳敬嚴姪亦曾其一書名與此同但止始自周子至于黃勉齋門目頗雜皆不及此精當愚見更得於逐門內更與次第之爲尤佳蓋此莫難於顏子子思之詳亦莫難於朱子之簡若孔叢子家語之類未可全用要須揀擇某自前歲已拜觀序文無便失於拜報今始得見全書尤以爲幸願蚤入梓開我後人拳拳之望外蒙賜諭大學致知章不

亡。尤見洞照千古。錯簡紛糾。不能逃焉。已經二程朱子各有定本。而尤未盡。甚矣考古之難也。某亦嘗見人說。聽訟章爲致格傳。不敢以爲然。今若合此一段。共爲一章。卻自分明。程伯子改本。亦以知止接至善。但首章三傳亦在前。次方及八目。以此觀之。知止爲傳詞。亦是一證。知止既是經文。而後無傳。此尤分曉。使朱子得聞此語。豈不莞爾一笑。今若以程伯子本移知止於八目之後。誠意章傳之前。尤爲省力。前三綱自爲經傳。後八目自爲經傳。未知高見以爲如何。河圖分合說見加倍法之始亦佳。若一三五爲天數。二四爲地數。朱子謂此積數也。非倚數也。要將參天兩地倚出此數。今來說卻有此意。開發多矣。若謂因何畫卦。只是奇偶而已。此不必疑。但曰四者之變。不知何所指。更望賜教省吾。挽詩高古。非某所及。珍重之言過矣。區區之愚。猶有所未盡。嘗觀朱子編書。必先立一規模。未嘗渙散無收拾。或立綱目。或立經傳。或曰嘉言善行。或分內外篇。一時易成。恐不能久。蓋道統之名。大學者人人要看。須是一條一件。不可移易。不可有無。方爲盡善。固陋之見。猶未能識編次之大略。敢望開曉。某奄奄晚景。瞻侍無期。惟有一心尊嚮。不間朝夕。一年之間。尺書往復。曾幾所欲言者何限。臨紙耿耿。

復天台陳司戶天瑞字景祥。

某頃辱下訪。不憚數百里之遠。意亦勤矣。寵以長書。示以巨帙。禮甚度。德甚謙。已足以藥世俗自滿之病。顧衰耄殘息。何足稱此。至於獎譽過情。擬非其等。此則謹不敢聞也。既而捧巨帙而敬觀。以蘇氏古史爲

題。占些步以甚闊。以朱子餘論爲主。立門戶以甚正。竦然異之曰。大哉書乎。此近世之所未見也。老眼爲之頓明。嘗謂漢當暴秦煨燼之餘。曲籍滅亡。太史公作史記一部。上出唐虞。下包春秋戰國。羅網放逸。黜削稗野。開天下之盲聾。後世得之如至寶。尊之如聖人。孰敢議其非者。遷亦自謂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其自負至不輕也。至本朝歐陽公。始譏之。其序帝王世次圖。先立一準的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所以略其遠而詳其近。謹其所不知也。司馬遷遠出孔子之後。述黃帝以來。詳悉其世次。不量力而務勝。及訂其繆。可以發千古之一笑。止以惑世二字斷之。蘇黃門師歐公者也。習聞其說。亦謂遷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切中其病。其詞已激昂。不如歐公之從容温潤也。至於自編古史。又敍三皇。反加詳焉。豈臨文之際而忘之乎。抑不免於務勝而惑世也。朱子曰。近世言史者。惟此書爲近理。而學者忽之。止於本紀中提出七章。以訂其未醇。今足下乃用朱子之意。削其世次。益以事實。黜秦伯而不污其紀。降三晉田齊而不作世家。增虞、夏、商、周名臣于列傳。而春秋戰國之賢。亦與焉。別立孔子及弟子傳。止於孟軻。斥老子荀卿於異端。其立義凜然。其用力甚勇。其地步闊而又闊。復加以正。其門戶正而又正。復濟之以闊。豈非欲推本於經。折衷以理也。然雖非學者之先務。而程子所謂考古今。別是非。亦致知之一端。今此編考訂有證。綱目粲然。亦自可以名家矣。若曰著書垂後。有必於名家。恐爲計太

左而自待太涼。竊慮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此某不敢不以忠告。某血氣既衰。學問枯落。記魄不強。挂一漏萬。不足以識足下纂輯之誤。不誤。論下之差不差。姑以愚見有疑於古史之一二。爲足下陳之。歐陽公春秋論辨魯隱公非攝。如此之明。蘇學於歐。豈不聞之。今魯世家一信左氏語。豈忘之乎。蘇氏以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亦過矣。當是之時。利欲汨沒人心。已亡其所謂智。亦只知得利欲一路。而於天理民彝未嘗知也。愚方病其不足。安得謂之有餘。獨蘇氏以管子之書爲戰國之士假託其名而爲之。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鄰國。此則非習俗之所能識。視國語全本管子無他語。豈不陋哉。然猶取內政之制。此爲可疑。夫子之於春秋。凡諸國變先王之法度。如爰田。兵甲。刑書之類。悉書之。不應於內政獨不書也。既無其證。何以信於後。至謂管仲既沒。齊國因其遺業。常強於諸侯。此亦誣矣。蘇氏之敍微子也。未免徇左氏、太史公之無識。曾不少悟。夫子以微子去之。爲殷之三仁。去之之去。是去紂而隱遁也。豈曰去商而歸周乎。紂雖無道。有必亡之勢。是時周猶服事殷也。不應微子遽畔其國。棄宗廟社稷而先降于周。不仁孰甚焉。設如其說。紂既追微子。又何爲而縛銜璧。衰絰輿櫬于軍門。於是時也。武王不以故都封微子。乃封武庚。所以待微子者。亦甚薄也。以愚觀之。面縛輿櫬。正武庚祈哀請命之態。武王不忍絕其商祀。使復其所。此仁人之心。至武庚俟間倡亂。而周公誅之。而商祀絕。微子不得已。始出而歸周。周公固知其賢久矣。亟封于宋。有客之詩。益可想也。加封二字。且無明證。此於事理曉然者。莫有辨其誣。是亦

不免於輕信也。至於孔子傳。敍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母諱之。不以告其父之墓。此又何爲輕信也。書聖人之家世而不典如此。何以謂之學者。合不以正。而生聖人。天命必不如是之僭也。其書告陳恆弑其君之語。謂齊人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是以戰國縱橫之士待聖人也。聖人以大義告其君。豈以利害動其聽哉。有曰。孔子之歸魯。非求仕也。以爲父母之邦。蓋將老焉。此句大勝太史公。其爲論也。謂夫子於陳蔡無取焉。以楚昭葉公之賢。前後六年。徘徊以俟。及浩然有歸志。猶反於衛者。以須魯人之招也。是以世俗鄙夫之意論聖人。與前一語。如出兩人之手。又言孔子以布衣養士。著籍三千人。其賢者。凡十人而已。豈非輕信乎。其敍孟子也。尤率心。借不嗜殺人之句。自發一段議論。又以指習爲性。爲孟子之失。□□其論子夏。開後世排僞學之端。其意亦有所指也。朱子雖謂其晚歲。粗知省悟。終曰舊習已安。未易猝拔。而本原綱領。終未明了。至哉言乎。今必有以細細剖析之。使後世無惑。則吾之本原方明。而吾之學力。亦可以自慰也。然其議論之差。不勝其多。今不暇條列。更舉一二言之。自入春秋以來。鄭莊爲一大罪魁。天倫蕩滅殆盡。而蘇氏猶以賢稱之。此大惑也。自是之後。鄭國數困於兵。可亡而不亡者。亦有其故。齊、秦、晉、楚之爭伯。而鄭居于中。遂爲戰場。惟其地爲中國之險要。得之者必強。是以兩欲得之。而非一國之所能獨有也。故雖甚弊而不至於亡。及子產當國。而伯業已衰。不然。則鄭覆已亡久矣。安能待子產之出乎。子產之才。人孰不知。鄭國之所以存亡者。未易知也。晉文公不汲汲於得國。在春秋

時固未易多得。蘇氏遽以王者之事許之。則過矣。豈忘卻聖人一譎字乎。至悼公頻起諸侯之師。以不戰困楚。此亦一譎之餘風。恐古人屈人兵者。不如是也。其論樂毅也。不知身自墮於戰國之習。所言不根於義理。反指書生之論以爲笑。此其深病前乎此。齊國伐燕矣。孟子教之曰。反其旄倪。止其重器。置君而後去之。此則庶幾乎王者之事。齊宜不能用。不足責也。樂毅自謂數奉於君子。而亦不知出此。既已席卷八百年之積聚。歸燕。顧乃久徘徊於二城之下。果何爲哉。烏在其爲奉君子之教。蘇氏以爲智勇相敵。勢固然耳。此爲實論乎。凡此之類。豈筆舌之所能既。足下潛心今古。識見迥特。議論淳正。比蘇氏尤爲峻潔。蘇氏之傳。惟伯夷傳。實以夫子之言。此爲最淳。其論亦簡明。抑揚頓挫。有餘味也。足下已載其論。而去其春秋兩辭。尤見高識。其間亦尚有些小徇蘇處。更望玩索。無急急於成。甚幸。但名曰古史要錄。未爲正大。蓋蘇氏門下。不是著腳處。昔司馬溫公嘗編稽古錄。極爲簡要。稽古之義。亦甚大。擬欲易爲信古錄。如何。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夫子之謙辭。此名也。今此錄是錄其古之可信者。此實也。又有一說。足下別錄洙泗師友淵源。所以尊道統。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此舉甚善。但不以帝王本紀統之。似失其所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不若於春秋後。自作洙泗師友一門。然後繼以隱逸、異端、功利、兵法、刑名。縱衡諸家。如何。後世封諡。不足爲聖人輕重。盍去之。目錄中歷代諸臣。恐須列其姓名。庶分曉易見。本中襲家脫落。尙亦有之。荒陋無以復來教。有辜下問之勤。不敢不盡所願言。程子謂致知用力之方。凡

一言之古今別是非居其次以讀書講明義理爲第一此正是識本原可達聖賢之正路也足下已幸需次差久得以究朱子之淵源一行作吏此事便廢願急急更於四書中夙夜探討涵泳其中義理無窮無盡果能用力於此則考古今別是非特餘事耳更於應事接物得以當也出而事君小則承流宣化大則謀王斷國眞可以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不爲虛語矣不審高見然之否不宣

答葉通齋

某餘日無幾急於聞道思友朋之誨教如饑如渴故不敢以頻瀆爲憚況辱溫詞誘進而可甘於自棄乎連拜金薤琳琅之章喜甚慰甚如獲弘璧不忍釋手所以藥其狂誕者至矣非一感之可既但某一時之言麤雜有悞尊聽既蒙導之以盡言不敢自嘿切謂集家語者固出於門人弟子也於家語中集其精粹而爲論語者疑子思也尊兄亦以爲恐或有之止是其下一必字太死殺爾尊論曰非子思所著亦明矣然某未嘗言爲子思所著也集字與著字大不同集者合衆人之所長著者明一己之所見或恐高明偶未見察某所謂著書自子思始者指中庸而言非謂家語也措詞不明皇恐若古家語之不存王肅引孔衍之言曰王肅反諸書雜錄以補其亡非中庸用王肅之詞是王肅用中庸之言妄加哀公曰之類甚明此朱子所以言家語之多疵是晚年之論無疑朱子於四書至死修改未畢因門人之疑而修改者歷歷可考此朱子遷善之盛德而不可泯沒者但學者不可妄有指議苟有證據不妨致疑於其間是勉齋通

釋之例云爾。今不曰可疑而徑曰疵。此大病也。高明之賜宏矣。魯經之編。固知犯大不韙。駭人觀聽。吾兄見愛之深。惟恐某得罪於名教。諄諄誨諭。懇惻眞實至矣。愧感愧感。但尊諭尙有回護。未忍盡斥其非。則愚見猶有未能釋然者。不敢不更陳之。尙賴傾倒忠告。尊諭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動未爲不可。是經體之當然。明矣。謂夫子之微言。非可以緒分而類合。恐有所未盡。是書也。若夫子之所自著。前後次第。有微意焉。是誠不可移動也。三聖之於易。夫子之於春秋。各自成書。而輔嗣杜預。與之破碎。其罪大矣。此書雖集夫子之格言。初無前後次第之可考。又非上下貫通以相承。雜出於衆手之所紀。當前者或後。當後者反前。夫子之言。與門人之言。雜然失其倫次。顯然可見。未知其不可移也。尊諭謂句句自然。意味微妙。無窮者。略無所損也。學者隨其逐條章指曲折。優柔饜飫者。亦無所妨也。南軒類聚言仁。此卻是摘撮看文字。朱子病之。誠當也。此則於一部全書。無少無餘。非摘撮比也。昔謂之語。不爲之類合。可也。今謂之經。恐不可不類合也。隨步換形。各有攸當。政所以上承毅齋先生尊經之意。未審尊明以爲如何。區區之愚。以尙書一典敍事二謨敍言。故欲以事先於言者。首以溫而厲者。以此章包含夫子之德容。渾然全備。故欲冠於篇端。如堯典之欽明文思也。此義旣未明。今當去之。尊諭謂雖記錄之書。亦自各有意義。某亦嘗聞之朱子。固曰。首篇多務本之意。八佾皆禮樂之事。公冶長論古今人物。先進評弟子之賢否。微子多記聖賢之出處。此亦因其近似。可以推測者而言。使集論語者。果有此意。則篇篇有之。不應斑殘零亂如此。竊

恐後學因此強推之必立一說籠罩傳會穿鑿爲害不小又如堯曰以下雖無子曰發端亦恐夫子嘗言之故錄於此若曰門人舉此以見聖人相傳之意恐不應不分不曉如此含糊也若曰始以務本繼以帝王之相傳卻是著爲此書非記錄也孟子篇終卻是此意分明此致是著書之體尹氏遂曰以子張問政繼堯曰以明夫子爲政可知已蚤是有些傳會苟如其言則克已復禮章吾道一貫章又何慊於五美四惡乎若以政爲急則爲政以德章又豈不勝於此曰記錄則前後無序非病也曰著述則步步可疑尊明以爲如何孟子固一手之書也本自有條理政欲學論語故亂其次序惟趙岐解此意總作三節說一曰時君咸謂之迂闊二曰與弟子答問三曰又自撰其法度之言雖曰不可移動而朱子編要略已創例於前矣尊見以爲如何尊諭欲以格言大訓與答問爲經餘則爲傳此言簡徑明白敢不佩服然只此規橅則亦不免移動矣然鄉黨一書體則經也今當爲傳乎堯曰至公說當爲傳乎當爲經乎更乞明賜提警三陽之慶未遂捧卮爲壽於通齋之下仰止耆德天錫難老以柱石吾道不勝東望頌禱之至不宣